CBETA電子佛典集成

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

eBook

J33nB282

虛舟省禪師語錄

清 行省說

超直等編（依駒本印）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

目次

- 編輯說明
- 章節目次
  - 序
    - 大參序
    - 張文嘉仲嘉序
  - 目錄
  - 上堂
  - 小參
  - 遺囑　封龕　起龕　入塔
    - 與珂雪璨上座
    - 付雪定潛上座
    - 囑梅菴諸上座
    - 遺囑語
    - 封龕法語
    - 起龕
    - 入塔
  - 機緣
  - 示眾
  - 上供
  - 機緣
  - 偈
    - 與覺悟上座
    - 封關
    - 示子端
    - 示山眉禪者
    - 秦鳳臺居士問搦鼻因緣示以偈
    - 示問石監院
    - 示道濟上座
    - 示密化
    - 感嗽聲自警
    - 示超印
    - 示廩山
  - 題讚　自讚
    - 題蒼偶先生像

- 題衷玉趙居士像
- 題心如楊先生像
- 紫竹觀音讚
- 自讚(楚僧請)
- 書普賢大士像
- 題李次公畫明州舍利塔像
- 題示公亮居士
- 題西天三祖商那和脩像
- 題二十三祖鶴勒那尊者像
- 自讚(雪定侍者請)
- 自題(珂雪侍者請)
- 題觀音讚
- 自題
- 題血畫觀音像讚
- 自像(清涼初請)

- 拈古
- 頌古
- 佛事
  - 釋迦佛開光
  - 韋馱菩薩開光法語
  - 掛鐘板
  - 為孤雲師起龕
  - 入塔
  - 為時吉禪人火
  - 為比丘尼木生火
  - 為比丘尼成善火
  - 入塔
  - 為慕如禪師起龕
  - 下火
  - 為月生火
  - 入塔
  - 為宏志禪人火
  - 為范宅童子火
  - 入塔
  - 為德化禪人火
  - 為如松禪人火
  - 為劉門亡女火
  - 為檀林上座火

- 行由
- 詩集上
  - 題溪飲庵老宿詩刻
  - 清冷峰
  - 竹影庵
  - 送粲侯道契
  - 重晤三宜和尚
  - 送箬庵和尚
  - 題秋遊圖送玉京
  - 送爾階道友
  - 示韓聖瑞居士
  - 和易修兄良知有感偈
  - 與聞階文學
  - 贈嚴[車*度]轢居士
  - 壽益城兄
  - 贈琴川嚴于度
  - 和髻珠嚴居士韻
  - 寓顧瑞屏山房
  - 與易修兄長句
  - 讀靖節詩
  - 送磊齋觀察
  - 和天童老和尚
  - 寄五祖千仞和尚
  - 迴文
  - 題雪竇老庵
  - 訪靈隱具德和尚
  - 送澤臞兄
  - 送玉輪知藏
  - 送白雨居士次韻
  - 惜甲傷
  - 憶母誕
  - 贈郁石農居士
  - 贈張程叔居士
  - 壽聖瑞韓居士
  - 得之何居士贈字卓雪
  - 丁啟真居士持素贈以詩
  - 送阮旭清給諫
  - 送施易修居士

- 贈張仲嘉居士
- 贈徐藟谷居士
- 詩集下
  - 遊五磊寺
  - 雪竇觀雪送香山禪師
  - 自寓意荅海上白華庵僧
  - 遊佛跡為觀融六愚師題
  - 自寓
  - 活眼泉
  - 獅子柏
  - 玲瓏洞
  - 萬松關
  - 石龕
  - 贈冰懷禪師
  - 送嵩巖法侄住靈峰
  - 聞經偈
  - 送空嵒禪師住大梅山
  - 詶益城兄
  - 六言示委道者
  - 八音體
  - 送馮道濟讀書淇園
  - 與費廣微北山遊
  - 贈王象生居士
  - 遊玲瓏洞和董雨函韻
  - 挽王玄麓先生
  - 寄嚴髻珠先生
  - 寄曾懶菴先生和前韻
  - 送劍眉法兄
  - 山居
  - 過次牧先生園居
  - 送無礙和尚
  - 送山夫法兄和尚
  - 冬至夢騎鶴
  - 贈勝力
  - 敬可居士
  - 約翁居士
  - 為岸生陶居士紀遊
  - 鵲護子

        - 敬可居士
        - 寄悅文禪師
        - 蘿薜關歌贈施天石居士
        - 與雪定侍者
        - 寄陳粲侯
        - 贈友山字
        - 次誌公十二時歌
    - 筏喻初學
    - 塔銘
    - 行狀
    - 跋
- 卷目次
    - 1
    - 2
    - 3
    - 4
- 贊助資訊

編輯說明

- 本電子書以「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R3」為資料來源。
-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0 為基礎，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
-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
-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 。
-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歡迎來函 service@cbeta.org 回報。
- 版權所有，歡迎自由流通，但禁止營利使用。

虛舟和尚語錄序

溈山謂仰山云：「只貴子見地，不貴子行履。」夫小釋迦懼遇風而止之識，不難轉身以續臨濟正宗，其操心立行為何如耶？而溈山若猶有未足者，則行履亦豈易言哉？

虛舟法兄和尚，華門胄子，棄富貴而趣寂寞，遍參尊宿，辭雪竇而嗣徑山，參幸與　師為同門昆季，得覘其日夜精勤，往往有過人之操、秘密之行，余所深憚敬仰，企不可及，乃承不棄譾劣，道愛愈深，則其見處又非人所窺測者。戊戌夏日，遠持吼山二院語錄出示，焚香讀之，語語圓明，句句靈活，如摩尼寶珠，光明閃爍，不可把玩者。至其鋒鋩逼人處，如金剛王寶劍，陸搏犀兕、水剸蛟龍，何所不可？亟請付梓，以救近日之狂禪，誰不唯然點首？

檇李法弟[車*度]轢大參合十題

序

虛舟和尚初示居士身，則為太白干城；後現比丘相，遂作福嚴龍象。其歷參遍訪，不啻如古人之三登九上也；其專精獨詣，不啻如昔賢之千錘百鍊也。其開法於浙水之東，則解粘去縛，緇素咸驚也；其留錫於聖湖之南，則清風雅韻，魚鳥兢樂也。其語錄言句，則直截根源，激揚宗旨，不媿為臨濟兒孫也。至於卷末所列《筏喻初學》及《別刻八識規矩頌註》，則尤悲願弘深，婆心太切，真堪曲誘初機，津梁末學者矣。師既示寂，其法嗣問石懼其久而失傳也，乃竭力募梓，藏板於禾中之楞嚴而流通焉。問石為人，擔當法門有奇節，遇急難之事輒義形於色，雖鑊湯爐炭，視若清涼。即和尚之法道行於生前、聲稱傳於身後，皆問石苦心輔弼，竭蹶之功為多。書既成，強予作序。予因衰病，久廢筆墨，然念和尚於予為法門尊輩，固義無可辭，又雅重問石之為人，尤難違其意，遂忘其陋劣，而序其大概如此。

武林法侄張文嘉仲嘉甫薰沐頓首拜書

虛舟禪師語錄　目錄

卷一
上堂
小參
卷二

示眾
上供
機緣
偈
讚
卷三
拈古
頌古
卷四
佛事
行由
附
詩
筏喻
行狀
塔銘

虛舟省禪師語錄卷之一

小師超直編

順治乙未二月二十二日，師受紹興府嵊縣眾檀信請，住顯淨禪寺。三門。「十方無壁落，三界亦無門。到者裏，千山迴繞萬家村，顯淨門荒古跡存，說不得有門、說不得無門，畢竟作麼生？」喝一喝，便入。

佛殿。「佛之一字吾不喜聞，佛之一字吾卻喜聞，曾向毘盧頂踏倒，不妨無佛便稱尊。」遂展具三拜。

伽藍堂。「為屏為翰，亙古至今，全仗本山眾聖，須使紀綱俱備。」遂插香，曰：「聊代蘋藻，慇懃供養。」

祖師堂。「西天四七，東土二三，花雖分於五葉，派獨盛於三玄。省也既為醜媳，敢不施禮於公姑？」遂作女人拜。

方丈。曰：「既入門庭，便登堂奧，據此室，行此令。且道：行甚麼令？」驀拈拄杖，曰：「單單憑者木上座為人天之耳目，定佛祖之權衡，辨邪正、分緇素，縱饒他黃面老、赤臊胡者裏相見，亦與他一頓。何故聱？丈夫氣概遍乾坤，諸佛齊教直下風。」

當日，菊水王居士同監院明芝設齋，請上堂。師拈疏曰：「既屬維摩手筆，不同玄沙白紙，可對眾宣白，使遠近共聞。」維那宣畢，師以手指法座曰：「者箇寶華王座，原是人人有分，但看信步行

來，自然腳不著地。」便登座，拈香曰：「者瓣香，瑞氣彌騰，祥雲普覆，祝延今上皇帝萬歲，萬歲，萬萬歲，伏願慧日恆明，華封時祝。者瓣香，鼎調鹽梅，馨分優缽，浩蕩難名，尊貴無價，奉為滿朝文武、鵷班鷺序、闔省官僚、本郡本邑、大檀請主、遠近善信，伏願人人獲吉祥之慶，時時飽法喜之休。者瓣香，多年培植，一旦拈出，致使根栽鐵樹，花發金爐。明明眼界豁開，隱隱鼻孔塞斷，供養南嶽傳來三十五世現住雲間超果寺本師上費下隱容老和尚，用酬法乳之恩。」維那白椎，曰：「法筵龍象眾，當觀第一義。」師以拂子揮曰：「當陽鈍置，猶屬夢漢。今日戰場中還有交鋒不避者，出來與山僧相見。」僧問：「昔日天童明箇事，重來超果更相親。祖印高提臨顯淨，請師點出玉麒麟。」師曰：「春風覿面傳新令。」曰：「臨濟宗旨超格外，花開鐵樹任縱橫。」師曰：「昨從剡曲過，看得好山水。」僧便喝，師曰：「喝後事作麼生？」曰：「喝散白雲千萬片，更從何處定乾坤？」師曰：「爭似瓦礫堆頭，神光萬丈？」顧大眾云：「見麼？」問：「如何是第一義？」師曰：「趙錢孫李。」曰：「龍袖佛開全體現。」師曰：「引不著。」僧便喝，師便打。問：「寶座高登，人天瞻仰，掣電全機，請師宣演。」師卓拄杖，曰：「向者裏薦取。」曰：「十方坐斷，雙眼豁開。」師曰：「也未夢見在。」僧禮拜，乃云：「山僧素性落拓，既無黃檗威儀，亦無百丈風味，本擬卜築深山，潛蹤蘿薜，既落者行門戶，敢言意在等閒？記得臨濟大師謂普化曰：『我欲於此建立黃檗宗旨，汝試為我成褫。』化珍重下去。克符後至，師亦如是言，符亦如是珍重下去。後三日，普化上來問訊次，化曰：『和尚三日前道甚麼？』師便打。克符亦上來問訊，符曰：『和尚三日前打普化是甚意？』師亦打。者便是臨濟大師建立黃檗宗旨了也。山僧到者裏亦無他意，只欲建立本師宗旨。且道：如何建立？」拈拄杖，曰：「只者一條拄杖，商議不得、名言不得，觸不得、背不得，畢竟喚作甚麼？當時誌公挑出剪刀、長汀拖開布袋，以至嵩山築灶以生天、雲峰飛空而破陣，及慈受解虎、雲門化龍，似乎缽盂安柄，空煩施設。爭及山僧只憑一味本色現成拈來，卻也雷轟電掣，月白風清？有時放下處全是提起，未入門時與他一頓了也；有時提起處全是放下，打得血淋淋地，何曾動手？者便是山僧建立本師宗旨了也。今日大眾試為我成褫看。」以拄杖卓一下，曰：「外明敲破閻浮夢，放出陽和別有春。」維那結椎，曰：「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下座。

上堂。師曰：「人壽不多百歲日，光陰迅速過駒隙，方纔炎暑忽驚秋，九月臨期又初一。山僧看來，者箇初一也無憑據。若也五行未出，難逃晦朔；若也三際全空，不存時節。大眾！要知初一的下落

麼？」豎起拂，曰：「若也見得山僧手中拂子，便見得混沌以前的甲子；若也見得混沌以前的甲子，便見得山僧手中拂子。即者拂子，鼓鑄陰陽、出生萬象，能變、能化，能古、能今。延旭旦為長年，不妨久遠；促長年為旭旦，只在剎那。無寒暑、現寒暑，顯全機之妙用；歷春秋、不涉春秋，還寂滅之真常。所以，拂子放也，全彰世界；收也，平沉大地。拂子即日子、日子即拂子，真是無異、無同，無二、無別，但他展拓本地風光，具足遊戲三昧。所以道：『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時節若至，其理自彰。』今日既然九月輪來，如何當面蹉過？」復豎拂子，曰：「大家無事莫顢頇，正好開眸仔細看。」喝一喝。

重九，上堂。師曰：「山僧來住蕭條寺，截斷紅塵白水泉。野曠天空難到處，桃花名在落村煙。清池側戶，蘿薜交窗，幽閒僻靜，庶幾綻藏。喜得同參去侶，每日與我盤桓，十分忘其寂寞，可謂眼界俱寬。尋常樵斧田鋤，身力不惜；閒即鳴槌聽磬，意興悠然。看來庭荒屋靜，正好舞迦葉之衣雲；廚空鍋冷，卻好坐楊岐之床雪。況今遇登高佳節，畢竟何以遣懷？且舉現成佛法，以當一彩兩賽。試看：白露與蒹葭齊色，海棠共丹桂競芳。蓼紅點點，渚碧澄澄。法眼三十年前作境會終不是，今日不作境會亦不是。」復舉：「臨濟大師上堂，曰：『大凡演唱宗乘，須一句具三玄，一玄之中具三要，有權、有實，有照、有用。汝等諸人作麼生會？』後汾陽頌曰：『三玄三要事難分，得意忘言道易親。一句分明該萬象，重陽九日菊花新。』今日佛法，汾陽道破了也。諸人識得山僧住顯淨以來，那一句不是玄？那一句不是要？又要識得山僧住顯淨以來，那一句是玄？那一句是要？若也檢點得出，覷得山僧面孔，正好來喫痛棒；若也檢點不出，覷不著山僧面孔，也正好來喫痛棒。」良久，曰：「如何委悉？昨夜大虫戴紙帽，儼然白象月中行。」喝一喝，下座。

結制，上堂。問：「雲水並集，峰木交攢，請師登座，如何是利生事？」師曰：「方布慈雲灑甘露，不期杲日正當天。」曰：「和尚分上又作麼生？」師曰：「蚯蚓撞著石敢當，一輥跌來沒交涉。」曰：「猛虎崖前叫寒雪，萬山老樹白蓬鬆。」師曰：「山僧聽不著。」僧便禮拜。問：「垂鉤四海，意在深潭，忽遇獰龍，作麼施設？」師曰：「因風吹火，用力不多。」曰：「恁麼則傾湫倒嶽去也。」師曰：「腳跟下大有事在。」僧便喝，師曰：「亂喝。」僧又連喝，師便打。乃曰：「諸方結制，動依舊例，大約裹糧備方可群衲聚，規模像而後措置行。山僧獨不然，以本色漢行出格令，不蓄一粒米供養十方羅漢，不懸幾張床容納大千世界，地步既寬，施為自別，恒使瞿耶與新羅鬥額，長見古佛與露柱交參。豎寶雲幢於

婬妨酒肆，遵羯磨戒於漁釣屠刀。有時喝退赤肉團上無位真人，有時扶起胡思洞裏金剛大士。或動或靜我無差，逆行順行人不測。四稜不著地，八面覓無門。此是山僧不結制而結制的消息也。大眾！還委悉麼？如未夢見……」以拂子作打勢，曰：「山僧不妨重拈須彌槌，打破虛空鼓。我既勾動，知音和聲相送，大眾應聲前側耳，勿得空過太約。荊棘先教斬開，不許猢猻種樹；瓊枝亦復撚斷，誰容蛺蝶攢花？到者裏，人人冰心雪膽，始能蓋色騎聲；時時鐵額銅頭，自然超群拔萃。雖然如是，還須煆過。豈不聞：烹佛烹祖真爐鞴，千槌百煉惡鉗錘。今日安禪已定，其中結制一句作麼生道？不從一六從頭解，千手大悲難漏泄。」下座。

解制，上堂。「山僧無制可結，今日解制亦無制可解。以山僧本是撩天索價，只要諸人實地還錢，從上住院不戀窠臼，甚有橫杖入萬峰不令人知者，山僧不妨露箇轉身消息。今日解制後，且道：向甚處去？」良久，曰：「本是出頭天外客，也應到處可為家。」拽拄杖，下座。

陸夢明廣文請上堂。問：「行住一句即不問，目前事作麼生？」師曰：「脫殼烏龜飛上天。」曰：「更有事也無？」師曰：「道破了也。」乃曰：「遇緣即宗，可以行、可以住；理無定向，可以來、可以去。道人丰標，不同世俗。礪操一芥，壁立萬仞。鬼魅不得而攀，龍天無由而覷。打開華藏玄門，誰容措足？踏斷毘盧佛頂，何處藏身？只憑象玉蹴踏，一任縱橫；獨許獅子遊行，原無顧忌。不是華林，難登虎穴；若非徑山，謾遜龍宮。夢明陸居士，摩詰現身，寄跡宰官，自住顯淨，竭力弘護。山僧解制辭別，居士極力攀留。且道：在山僧分上又作麼？賴有一雙窮相手，未曾輕揖等閑人。」喝一喝，下座。

佛成道日，望台菴監院設齋，請上堂。問：「竿木隨身信步行，靈機覿面妙相承。今朝覿面即不問，未審那箇是知音？」師曰：「瞎眼波斯識寶珍。」曰：「驚群須是英靈漢，敵勝還他獅子兒。」師曰：「且謾自誇。」僧便喝，師作掩耳熱。曰：「頂門有眼通霄漢，足底無私任運騰。」師曰：「出山僧圈縶不得。」僧拂坐具，歸位。問：「昔日皇宮生悉達，今朝臘八始開眸。且道：是同？是別？」師曰：「薦取未來時。」曰：「和尚分中作麼生？」師曰：「雲橫月露。」曰：「法身不在此中藏，且向深山度幾春？」師曰：「閒言語。」問：「五家宗旨即不問，臨濟門庭事若何？」師豎起拂子，曰：「三玄三要又作麼生？」師以拂子畫一畫。曰：「分明玄要蒙師指，徹底掀翻又若何？」師曰：「汝未是其人。」乃曰：「禪中大宗匠，取法釋迦文。今朝臘月八，明星道可論。後人見此逗漏，有讚揚者、有呵斥者，總同夢語，且置勿論。只如明

星一睹，大開眼睛，遂云：『一切眾生皆具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著而不證得。』因權設方便，初於鹿苑園，終至跋提河，法會重重，廣宣性相，彌滿龍宮，堆積沙界，塵說剎說，說不能盡，乃至為法得人，使代代相承，總無別法，只將明星消息頭頭上顯、物物上露也。即今大眾試看：乾之下、坤之上，中間萬象森羅，若僧、若俗，男、女等，畢竟是什麼物？」以拂子打圓相：「明星消息亦逗露了也，只要諸人放開眼睛，一覷覷破。」拂一拂，下座。

順治丁酉三月初三日，師受浙江紹興府會稽縣檀信陶太史履卓等請，住吼山護生禪院。

佛殿。拈香，云：「者炷香信手拈出，明明顯現，千百億釋迦均沾一縷，八萬四千毛孔出青蓮花香。」

伽藍。云：「者炷香為現在顯應聖眾，以為眾願力，使我大眾不缺四緣。」

祖師堂。云：「西天東土諸祖，者箇狠如鴆毒的氣息，薰破伊鐵面門。」

據室。云：「山僧到此，眼突背後，口掛壁上，直教來者無處相見，見之不識，識之不見。」卓拄杖，云：「見麼？」

當日，護法陶水師岸生設齋，請上堂。師召大眾，云：「山僧從延慶到護生，曾動著腳跟也未？」良久，曰：「疾焰過風，迅流渡海，饒他五眼圓明，也窺山僧腳跟不著。者便是從上諸祖機機相應、心心無二，不啻水乳孚合。即汝諸人從無量劫來直至今日，從前許多勞攘又向什麼處去也？」以腳打地，曰：「漚生漚滅江還碧，雲去雲來天自閒。」復舉：「天童師翁為洞如耆宿及先輩陶護法招住此院時，老人毫無奇特，只是每日不肯放過，有時一棒掀天、有時一鉏開也，大用現前，風標獨異。今山僧為法姪顯公赤心片片，綽有古風，水師岸生、諸護法奕世冠裳，忘其貴介，冰心鐵骨，行其所難，同請山僧，媿無塞責，只將師翁一派相承家法，大家朝夕遵奉，以為規則。豈不聞：雪峰自備飯巾，甘作飯頭；巖頭手持木杓，甘為典座。乃至地藏種田、保福簽瓜、洞山負柴、妙喜出淨，皆甘澹泊，不辭辛苦。今日大眾喫常住飯、做常住事，不但不負自己，庶幾與天童家法相應。且道：如何是相應一句？」豎拂子，云：「為法能懷風穴痛，滹沱振起舊家聲。」

四月八日，上堂。師云：「今朝四月八，摩耶生悉達。我欲笑悉達，如何不自惜？又是一番來，未免墮狼籍，惡水驀頭澆，柴頭火眼赤。今日大眾作麼生方不辜負悉達去？欲討好消息，先換舊時腸，木郎親為父，石女依為娘。囙地一聲時，毛孔徹骨香，不用九龍水，沐浴也清涼。」下座。

結制，上堂。問：「制結曹山選佛科，大機大用鎮群魔，當陽獨露人皆委，袖裏藏鋒事若何？」師曰：「倒數二三成七八。」曰：「指點分明人易會，舌頭翻轉許誰知？」師曰：「自有人證明。」曰：「獅子窟中哮吼，象王殿側奮威。」師曰：「未許你在。」僧便喝，師亦喝。問：「曹山師子吼，龍象盡交參，威震大千句，當陽請師宣。」師曰：「螺螄尾底做道場。」曰：「滿盤俱托出，誰是知音者？」師曰：「傍觀者哂。」曰：「和尚莫埋沒人好。」師曰：「你識個什麼？」曰：「某甲禮拜去也。」師曰：「空磕破汝髑髏。」乃曰：「冬來霜飛葉落，敢言禦寒無術？」以拂子打圓相，云：「拈出者個大爐，虛空較看猶窄。」復以拂作撥火勢，云：「撥開彌天烈焰，誰不通身俱熱？若是不知忌諱，未免焦頭爛額。」復舉：「趙州在火爐頭，曰：『我在南方三十餘年，有一無賓主句，至今未曾舉著。』今日老僧舉著，且道：是有賓主句？是無賓主句？不可一味儱侗以了平生。」擲拂子，下座。

上堂。僧問：「西祖門下，壁立萬仞。祖令當行，坐斷十方。和尚將何表示？」師曰：「貧婆照水鏡，面目倍分明。」曰：「一句迥然開祖胄，三玄戈甲振叢林。」師曰：「你未會得在。」問：「世尊初生事如何？」師豎拄杖，曰：「拄杖頭上現身了也。」曰：「雲門打殺，是賞？是罰？」師打曰：「且道：是賞？是罰？」問：「如何是第一句？」師曰：「火裏蜘蟟貼天飛。」曰：「如何是第二句？」師曰：「夜到霜深雪滿天。」曰：「如何是第三句？」師曰：「者一句不與汝道破。」曰：「當陽三句蒙師指，腦後一槌事若何？」師連棒打退，乃曰：「極省力，最現成，頭頭顯現。名不得，狀不得，處處深藏。謾道拈來任我行，一句臨機難下口。句前句後惹人疑，幾個當陽解中彀？曹山不是愛顛酒，白棒偏敲逐塊狗。筋斗會翻百尺竿，變作金毛獅子吼。獅子吼時聲若雷，魔外聞之皆拱手。丈夫志氣盡軒昂，錦標爭奪肯遜後。會得露柱笑呵呵，兩眼放開空宇宙。」

上堂。「從上祖祖相傳，原無定法，不過見你捨燈覓火，即為撥轉，若也識波是水，便為證據，可見弄活獅子，不是捏死蛇頭。諸人要做性躁漢，立地討分曉，老僧即不囊藏被蓋，亦不移花接木，便舉箇現成境界為汝點破。如汾州無業禪師來參馬祖，便問：『祖師西來，如何是密傳心印？』祖曰：『大德正鬧在，且去，別時來。』師方出門，祖喚曰：『大德！』師回首，祖曰：『是什麼？』師即言下知歸，如久客還鄉相似，遂禮拜。祖曰：『者鈍漢，禮拜個甚麼？』者豈不是不費一毫氣力，一喚便喚著的樣子也？」師遂左右顧視大眾，云：「諸人會麼？不借陳倉暗渡去，一條大路直如弦。」以拄杖卓一卓。

冬至，上堂。問：「群陰剝盡，萬象為新，未審是何祥瑞？」師曰：「石龜水面行。」曰：「霜花連夜發，枯樹盡回春。」師曰：「有個石筍抽條，汝還見麼？」曰：「總不恁麼見時，和尚作何話會？」師曰：「三十棒少不得。」僧禮拜，乃曰：「群陰剝盡，一陽初來，天道人事，十分稱懷。只者中間有個旋乾轉坤的線索，大眾也要曉得。」復舉：「僧問古德：『冬至後日長多少？』德曰：『長一線。』又有僧問古德：『冬至後日長多少？』德曰：『一線長。』者二尊宿雖是斷貫索縛定神旗、氈拍板敲出鼓聲，只是中間線索。且道：落在甚處？」豎拄杖，曰：「好看杓柄斗星換，放出金烏萬象輝。」下座。

延慶寺固心耆宿同當家覺淨師設齋，請上堂。問：「龍象同居無畏堂，幾多牙爪露鋒鋩？請師一點翻身轉，哮吼驚群播大方。」師曰：「急水灘頭滾繡毬。」曰：「風行艸偃，水到渠成。」師曰：「通身打溼也不知。」僧便喝，師曰：「喝個甚麼？」曰：「風行草偃，水到渠成。」師曰：「也是赤土塗牛奶。」問：「覺海老師請和尚唱無生曲，還許學人湊拍也無？」師曰：「波斯嚼生鐵。」曰：「一句頓開千聖眼，三千里外絕淆訛。」師曰：「塞斷汝咽喉。」僧便喝，師便打。又僧出禮，師豎杖曰：「我拄杖頭上前三三、後三三句，汝會麼？」僧無語，師以杖擱退。問：「格外玄談，為尋知己，學人上來，請師一接。」師曰：「四空天中有那吒，八臂撞碎帝鐘。汝還知麼？」曰：「驚群須是英靈漢，勝敵還他獅子兒。」師曰：「誰是其人？」僧便喝，師曰：「喝後作麼生？」僧即歸位，乃曰：「天寒冷寂寂，喜得故人來，時請登高座，惹人笑滿腮。堂內且置，只如堂外為甚燒火的不覺擎柴、蒸飯的自然淘米？乃至池邊挑水、階前掃地，可謂本色漢現色身三昧，日用中轉根本法輪，不假外求，得大法利。若乃向曲彔床、法座前，舉古評今、著語下喝、進前退後、指東話西，皆是禪和不唧溜，笑倒雲居土地。殊不知：但信得自己有家寶，還他本色真操履。豈不見：僧問趙州：『一物不將來時如何？』州曰：『放下著。』僧曰：『一物不將來，放下個甚麼？』州曰：『放不下，擔取去。』如今諸兄弟且不要理會擔取去，且要承當放下著，順逆境風相值時，一味忘懷且休去，休到狂心都已死，十年緘口無多語，臭糟瓶兒方打碎，琉璃碗子亦拋棄，惹動龍天先點頭，好花供養散如雨，自然撞著赤鬚胡，特地為他還證據。」卓拄杖，下座。

佛成道日，上堂。師曰：「奇哉！釋迦老子六載未曾利市，撞著臘月八來貧人獲寶相似，抬頭一見明星，慶快一生大事。今日諸仁者縱未見明星，難道不見白日？縱未見白日，難道不見青天？見則一齊俱見，若也如是，正是瞎漢。必須得大悟、了大法、顯大機、行

大用，如金翅鳥擘開四大海水、如蟭螟眼藏納須彌盧山，世界不由混沌分，乾坤盡從眼睛出，較釋迦老子睹明星有甚差別？然雖如是，又要識得雪山多年辛苦力。能如是，今日諸人又作麼生？要鑄純剛真鐵骨，先須冰凍不知寒。」

解制，上堂。曰：「九十長期，無端晝地為牢；百年短晷，未免連天作夢。既是出家兒，應為伶俐漢。謾隨人事分去就，剔起眉毛且自看。看得當初來時，原不曾穿著別人半領衫，即知今日住處，亦不曾喫著常住一莖菜。赤條條，空索索，不必天台問石橋；明歷歷，亮堂堂，恰可郵徑探雲石。山僧恁麼話，你諸人會麼？會則劍刃上走，方見無人識得渠；會則燈影裏行，不怕出門便是草。靜動本無二相，來去更亦何拘？」復舉：「臨濟上堂。曰：『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真人，在汝等面門出入，未證據者看看。』時僧出來擬問，被濟捉住，曰：『無位真人是什麼乾屎橛？』觀他肘後神符，指揮如意，放去較危，收來更速。汝等諸人要見無位真人麼？不但面門出入……」豎起拂，云：「在山僧拂子頭上安身立命。」向東一拂，云：「東海龍宮方應供。」向西一拂，云：「西牛賀洲卻打盹。」向上一拂，云：「須彌頂上擊金鐘。」向下一拂，云：「大洋海底敲鐵磬。」復以拂子向中間擲下，云：「遊人去後無消息，留得雲山到老看。諸人向拂子頭上見得無位真人出身處麼？」喝一喝，下座。

居士為師慶誕，請上堂。曰：「從來一味只尋常，不解隨時做生日，多謝同參特地來，拜者拜兮揖者揖。誰信老僧四大外，乾坤翻轉虛空窄？」

元旦，上堂。問：「舊令新條即不問，陰陽不涉事如何？」師曰：「乾坤添秀色。」曰：「一聲爆竹虛空碎，石柱花開格外新。」師曰：「不勞讚嘆。」又僧出便喝，師曰：「喝個什麼？」曰：「覿面春風起，當陽動地雷。」師曰：「何不再喝看？」曰：「泥牛吼處千峰秀，木馬嘶時萬樹榮。」師曰：「何不再喝看？」僧拂袖歸位。又僧出，師便打，曰：「你曉得打的意麼？」曰：「早已看破。」師曰：「看破個什麼？」曰：「曉得和尚有者一棒。」師曰：「莫作棒會好。」僧以坐具搭肩而出，乃曰：「人情惡舊喜新，卻也怪他不得。屋愛新住，衣愛新穿，山愛新翠，花愛新開，然雖新愛，未能湊巧。今日元正啟祚，萬象維新，山僧既遇新景致，也要行個新條令。德山棒、臨濟喝且置一邊，趙州茶、金牛飯也要吐卻，但即據諸人現今好個新新真面目，元來不是舊時人。諸人會麼？如不會，好轉身禮拜露柱去也。」

辭吼山，上堂。問：「居士挽旆而留，和尚攜笻而去，畢竟還有賓主句也無？」師曰：「閒雲戀野鶴。」曰：「如何是賓中主？」師

曰：「水不離淵。」曰：「如何是主中賓？」師曰：「山自出樹。」曰：「如何是賓中賓？」師曰：「眉絲亂聚。」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腳跟不動。」曰：「賓主當陽已剖露，臨行一句又如何？」師曰：「去。」曰：「水向石邊流出冷，風從花裏過來香。」師曰：「錯。」乃曰：「喜得相逢皆達士，高風清意蘭相似，殷勤獨與衲僧交，可謂善能作佛事。招住幽剎，已成保社，任我所行，無不適意。有時摩竭窟中探海，只在簷前；有時楞伽石上看山，不離窗外。騎白象於水邊，普賢無異；釣金鱗于波上，船子亦同。且引衲子之來歸，復獲檀信之送供，可謂山緣、人緣俱處其勝，洵如雪竇老和尚所云：『深為本色住山人喜也。』但念古人無有常行而不住、未有常住而不行，山僧今日曳杖而去，欲問大眾，且道：曾動著腳跟也未？」呵呵笑，曰：「來去若將顏貌看，恐終對面隔千山。」喝一喝，下座。

師至虎跑，石公和尚請上堂。問：「豎起也，龍吟虎嘯；放下也，月白風清。且道：不豎、不放，意旨如何？」師曰：「虎跑泉水甜如蜜。」曰：「謝和尚。」師曰：「也不消得。」問：「大慈一會，兩個古錐。龍象交加，法筵添瑞。如何是添筵法瑞處？」師曰：「腦後與汝一槌。」曰：「二枝嫩桂，合脈親榮。且如臨濟、洞宗，相去幾何？」師打一圓相，曰：「總在裏許。」曰：「左拋右擲，仗誰恩力？」師曰：「矢上加尖。」曰：「機輪轉處，作者方知。今日轉身一句，是何三昧？」師曰：「背後有人笑汝在。」僧便喝，師亦喝。曰：「人到大慈意氣閒。」師曰：「閒言語。」乃曰：「若論第一義諦，本無憑據，隨處拈來，分明顯露，即如是非當場便從是非捉破。所以初祖道：『不睹惡而生嫌，不觀善而勤措。』達大道兮過量，超凡聖兮出度。無是非處不妨是非，漚華浪裏戲金鳧；鼓是非處全沒是非，電影光中騎鐵馬。諸人還會麼？」以拂子打圓相，曰：「近來多少之乎者也，都被山僧消釋了也。賓主交參無個事，圓光一道笑怡怡。」喝一喝，下座。

小參

晚參。「劍逢識者貴莫邪，琴遇知音羨子期。今夜菊水道人來入香山之社，涵宇居士擎出上方之齋，趁此良晨，正堪問道。不見：南泉點出牡丹，陸亙有省；晦堂指聞木樨，山谷了然笑倒；楊大年慣作獅吼，奇哉，張無垢撞破蛙鳴。顯淨門中超群居士，看來眼眼相覷，恰似手手無差。不炊呂生之飯，夢熟一世；可飲趙老之茶，慶快平生。道契既投，玄賞自異不少。裴公具眼鑑黃檗，儘堪蘇子把袂話參寥，從此千里同風。三生會石即不問，日用得力一句作麼生

道？」以拂子揮一下，曰：「禪客相逢頻舉話，閒翁到處只拈香。」

中秋，小參。「寒山云：『吾心似秋月，光明常皎潔。』者兩句道破了也，人人心中都有這段光明可受用，如何秖向空塵影子裏逐色尋聲，以致埋沒家珍、難逃定業？一旦風刀解體、百苦攢身，死去也吞銅飲鐵、再來也拖犁拽耙，那時方悔袈裟下失卻人身晚矣。眾兄弟！須如金翅鳥展翼翀天、獅子兒出聲吼地，豈可今日只如此、明日又如此？應知大事在生死，立地須分曉，也無別法，只看寒山光明皎潔便不蹉過。今日中秋應時及節，還知心月落處麼？斫卻月中桂，清光分外多。」

小參。「若據大道，大道忘言，但以婆心，不妨饒舌。雲門曰：『乾之上，坤之下，中有一寶，祕在形山。』今日大眾也知自己有一箇千金不賣的家寶麼？若也鏡上尋頭、衣外索珠，便不是了也。所以僧問祖師：『如何是西來意？』祖曰：『即今是甚意？』可謂睹煙識火，不須向外尋也。即如諸人，眼何以見？耳何以聞？口何以談？足何以奔？上床時何以脫卻鞋？洗面時何以摸著鼻？豈非一道靈光本自發現，不假安排，自然合拍？但須大悟一番，方受用得他著，不可徒認見聞覺知為自己也。我中峰祖因有肉團緣慮，識神靈智。要料揀分明的話，試看煩惱時，者歡喜何處去也？歡喜時，者煩惱何處去也？揀擇得，如明鏡杲日，則不見喜而喜、不見嗔而嗔、不見聖而增、不見凡而減、不見悟而得、不見迷而失，與三世佛祖同鼻取氣，變糞尿坑為香水海、易荊棘林為栴檀樹，只在彈指便已成就。如儱侗昏迷，膠盆漆桶，未免業識茫茫，隨境漂沉。大眾！珍重。」

小參。「天上富貴人間慕，人間富貴天上唾，世樂紛紛未可貪，大須著眼莫莽鹵。逐日茫茫聲色牽，輕盈柳葉隨風舞，我笑伎倆百千般，半是腥膻蠅偏顧。不知為人得幾時？饒他百年等朝露，況且人事杳無憑，得失禍福來旦暮。每見骨肉欲生離，一入黃泉誰依怙？梢頭卻是一場空，何不知幾早省悟？若是伶俐丈夫漢，好樣應須參佛祖。余今寶藏為君開，奏凱無煩傳露布，直截還鄉一曲歌，迦葉琴兮禾山鼓，其中消息會聽得，五五分明二十五。」

僧薙落，小參。「在家容易出家難，草鞋偏著破爛殘，口糧日日檀施得，算到消磨未易餐，看來不是銅頭鐵漢，未許袈裟搭在肩。今二學者從武林聞余名，訪慈過嵊，來到此間，欲山僧手裏了斷生死。余觀其年甚茂，因為剃度。雖然如是，出家二字未易承當。《淨名》云：『發菩提心，是名出家。』彼如啞羊驅烏，與夫名字比丘固不足論，即能挑匙展缽、脩習梵戒，亦未名為出家，以其執律守縛，非發菩提心也；即能講得十二部經、大通文字，亦未為出

家，以其多知多解，非發菩提心也；即能遍參諸方、機鋒流水、善打口鼓，亦未為出家，以其習業現存，終非究竟，非發菩提心也。會發菩提心者，心即菩提，迥絕諸有，出四生家、出三界家，真出家兒也。汝二人會予意否？如未會，不妨道破，以助汝參究。作麼生是發菩提心鄣？暑極階檐熱，風來殿角涼。」

薦亡，小參。「成住壞空難逃劫，生緣母子終分別，幸有佛性是真常，一道靈光無間歇。單門淨意出東陽，長齋道裝絕塵業，一旦臨行撇幻軀，令嗣曉然供薦設。淨意意根本清淨，妄想從來無處覓，恰好大開紺目眼，看破彌勒無法說。」

小參。「山僧結制一月，事事家常欠缺。大眾澹泊能安，感得人心喜悅，從此遐邇聞風，設供慇懃未絕，明知寺苦年荒，不期團頭共啜。雖是龍天密護，多謝檀施力竭，且禮龍象參堂，不異南詢時節，還請開示當陽。我無金針秘訣，只有白棒當頭，勝過快刀直截。若向棒頭喫著，管取虛空迸裂，現出無位真人，妙用縱橫自別。分明迦葉衣披，卻看達摩履挈。搖開海底鈴聲，遊戲空中鳥跡。印定萬象森羅，穿作眉毛絲結。今日來參大眾，根器原無優劣，薦取覿面當機，母負重重分洩。」以拄杖卓一卓。

為范太君淨種，對靈小參。師以拂子指曰：「廝兒隻眼不通風，大夢紛紛誰得空？歸去能同月上女，不妨縱步返鴻濛。太君生平冰操勁節，賢于荻畫丸熊，今歲吼山相見，已知道力頗充，何期一旦緣謝，卸卻羅籠，令郎碧軒居士風木懷悲，請山僧說法薦度。所貴太君只憶自家分上曾分得清淨種子，至今不落陰陽地上，塵沙不能染其根、風霜不能侵其色，可謂一枝花發清香遠，不讓金池上品蓮。」復喝一喝。

中秋，小參。「光陰真迅速，仲秋值月半，便是極現成，第一則公案。天上月正圓，人間叫月半，一箇廣寒宮，分開作兩段。一段桂花影，清香遍內院；一段搗藥聲，玉兔常為伴。平等兩分開，東西各自管，卻怪惡脩羅，將光手掩亂。不見月天子，我將嫦娥喚，喚來無別事，算月圓月半。今大眾會麼？請從公剖斷。」以拂擊一下。

除夕，小參。「今日廿九日，古人稱除夕，老僧無別長，亦不拘舊例，不管烹牛眾分、不管留燈獨守、不管王老燒錢、不管兒童爆竹，只思一年盡于一日、一日盡于一夕，可不懼哉？所以古德特于此夕說法，似韓信領兵藉護身符、盧醫救病賴活命丹。今夜老僧無說法，只要諸人自警策。」起身，曰：「會麼？」

何卓雪居士請小參。「秋光澹澹，秋葉青青，荷花香氣尤更動人，便是物物上彰、頭頭上顯，何消再鼓兩片皮墮入葛藤？今居士為傍觀者請通一線，老僧便學忠國師說老婆禪去也。釋迦老子說法三百

六十餘會，末後拈花以至五燈差別，總收歸心地法門，以心外無法、法外無心。心若現在，則六根門頭眼不著色、耳不著聲，一一不著，似月行空、似風過樹，所以心眼圓明便是腳跟穩當。能行者必定能知，即識見地；能知者必定能行，即見操履。可見操履從真實見地來，不得分作兩橛。今居士等還得行解相應麼？更有一句：砌前石虎聲聲吼，聽得分明總不妨。」一喝。

順治己亥正月十五日，師受杭州府檀越韓應覺等，退居西湖白蓮洲留錫禪院。

元宵，小參。「今夜元宵夜，時人稱月半，獨我出家人，不在光陰算。咬碎栗棘蓬，跳出金剛圈，二儀不得收，五行那得管？信是無事人，阿誰受呼喚？冷澹住西湖，華燈無一碗，幸各迴光看，其光本充滿，爍破大千界，明明好把玩。此夜團圞頭，所喜皆良伴。我唱信口腔，聲聲似中窾。借問知音誰？請各自判斷。」

檀越韓聖瑞為令嗣，對靈小參。曰：「浮世光陰日影長，靈山端的是家鄉，拋離皮袋多清淨，更莫沉迷入夢場。聖瑞居士與令嗣明幻皆夙世道侶，故今生聚首，不同人世父子，所以臨危時特說警切語，令明幻挺脊而坐，點頭而去。今請山僧對靈說第一義諦，以頓離生死法。」遂豎拂，曰：「即者拂子頭上說不得生、說不得死、說不得迷、說不得悟，說不得聖、說不得凡，可謂坐斷十方，空諸所有，者是諸祖安身之處，亦即是明幻安身之處。」遂拂一拂，曰：「明幻！汝還承當得麼？若也承當得去，從今步步家鄉路，放出優曇劫外香。」

眾居士請師三昧庵小參。士問：「今日懇和尚慈悲，與眾弟子通個消息。」師打，曰：「無者消息。」僧問：「法不孤起，仗境方生；道不空行，遇緣即宗。今眾居士勤請，未審說何法要？」師曰：「桃紅李白傳消息。」曰：「處處綠楊堪繫馬，家家有路透長安。」師曰：「只道得一半。」曰：「如何是那一半？」師曰：「者一半要你道。」僧便喝，師曰：「再喝看。」僧禮拜，乃曰：「善哉武林多護法，叢林處處作金湯，茲他里仁尤更美，挺生摩詰邁尋常。捐貲鬻地成新搆，菴名三昧即蓮房，朝夕磬聲常禮誦，不特貢獻繞慈王。仰止高風歷代祖，懸像請讚倍輝煌，尤參本參能奮厲，相期了悟續燈芳。我為久聞來隨喜，遂留信宿喜揚揚，特請當陽重開示，殊不知說個無說已郎當。」復舉：「唐時裴公鎮宛陵時，入一古寺，見壁間掛祖像，便問僧曰：『高僧真儀既存，其人面目何在？』僧不能答，遂舉出吾祖黃檗禪師。師到，公遂舉前話問之，師朗然呼裴休一聲，公應諾，師曰：『即者應諾的面目何在？』公如夢得醒，便曰：『弟子見師多矣，未有如吾師將髻中明珠一直與人，何為人剋的如此？』觀此，則知裴公果然直下承當黃

檗本色草料，如九轉靈丹，膏肓立起。今此方傳到山僧，尤更靈驗。」遂高聲呼云：「眾居士！」眾無語。師曰：「山僧極喜眾居士如維摩嘿然，分明皎月在潭，十分光彩已露。何故噇？離句絕非聲色外，機投豈在舌根中？」

朱瑞明居士為外祖母翁氏八旬，請小參。「美景最難逢，良緣不易就，曾向靈山親授記，方能動念皆如意。朱瑞明居士為外祖母翁孺人請山僧取名開示，今當八旬誕期，政值三春花粲，天助休徵，人欣具慶，山僧獨將拂子頭上移來華藏世界，變出功德雲，莊嚴具如意寶。」遂揮拂曰：「以此祝翁孺人，還承當得麼？」復舉：「天童師翁老人嘗云：『年年看青山，歲還如舊人，若悟無生，便是無量壽。』今孺人若能直下五蘊俱空、三際坐斷，不須經歷諸行門，證取圓明常自在。」復揮拂曰：「今日十分狼藉。」

為崑玉吳居士對靈小參。「人生處閻浮，身影同閃電。了悟重丹霞，選官寧佛選？屈指三十年，特來喜會面，相信問禪語，多情覺繾綣。自後苦參商，每會必設餞。予識根器佳，朴實見純善，且復淵識深，未肯讓筆戰。蚤知落夢場，何必圭角炫？賣薪固才子，滌器亦名彥，吹簫憶子胥，市乞亦非賤。公意如達人，嘯歌通一線，不料客歲病，今春披素練。我以法眼觀，公須惟自薦，見聞覺知性，一一無更變。隨念業增業，返照見非見，即將旅泊亭，換出寶王殿。出入主人翁，逍遙真可羨，因命諸清眾，梵唄作拜奠。料公必點頭，不止僅排遣，試看四大空，萬緣能再戀？清泰本故鄉，栽蓮花片片，嗚呼公有靈，莫辜予方便。」

初到留錫，示眾。「頭不頂天，腳不踏地，光爍爍，露堂堂，倒騎獅子上崑崙，驚煞野狐盡躲避，遇著具眼波斯，將四面田園和中心樹子一齊斷送山僧了也。山僧只得全主是賓、全賓是主，分將兜率內院變出毘盧樓閣，可笑、可譚，可行、可住。因笑昔日老龍山道：『又被世人知住處，卻移茅屋過深山。』大似關門吃飯，有甚用處？山僧即不然，竿木隨身，逢場作戲。且道：如何是作戲底句？數間小屋藏風月，嘯傲何妨誇得意？」

策眉禪座請小參。曰：「靈鷲拈花頓悟法，漏泄西乾；老胡面壁直指傳，流通東震。自後萬象森羅，原無兩印；五宗差別，總歸一源。但法道獨盛于濟宗，門庭原出于高峻。豈不聞：黃檗粗拳打著臨濟面門，遂致臨濟痛拳酬還大愚肋下。政是南山雲、北山雨，率爾協應；亦是牛頭南、馬頭北，絲毫不犯。故師家利用，妙在鉤錐；學人器成，全藉爐鞴。所貴勇猛不退，敲唱相隨，不可顢頇會去。若能箭箭中的、拍拍合令，不難逐電追風，將困駒化為神駿；亦可騰空劈海，即鈍鳥變作金鵬。會麼？」卓拄杖一下，歸方丈。

為霖調顧居士對靈小參。云：「生必有死，亦人常事，然不因身生而生、不因身死而死，受嘉孝子、丹臣孝孫請為霖翁顧公說法，山僧法已說矣。還見麼？還聞麼？山僧知老居士皈禮蓮大師，頗信佛乘，好喜捨、好放生，雖是儒修，廣諸梵行，尤以陽明先生一脈躬自負荷，遂頻卻徵辟，甘安澹泊，以至四方聞風之士景仰師表，戶不絕履，公亦應接不倦。邇來抱病依床，談笑自若，預知將別，奄然而逝。山僧看來，晚年著作寤寐勞思，未免墮在文字禪，以意根領解，不能如龐老空諸所有以破蘊界。還會麼？君今四大已拋，毋著舊時意識。」喝一喝。

懷遠禪座設齋，請小參。師豎拂，曰：「只者照用賓主，殺活同時，蚤已展演了也。如未薦取，不妨分疏。參父母未生消息，向威音那畔承當。未兆形名，那存蹤跡？通方作者，即知建立乖真；達本之人，惟了歸元無事。遙稽西祖，四七不解上堂；即觀東來，二三何曾聚眾？風穴單丁獨住，政可親參；汾陽六七同居，遂成法器。山僧向年兩處住持，近獨五載退隱，不過目視雲漢，嘯傲湖山，獅子遊行，不求伴侶，如是而已。懷遠公向在先師堯峰會下，蛇頭揩癢、虎口捋鬚，必諳斯旨。且道：超過岳頭末後句，玄要綱宗又作麼生？」卓拄杖，下座。

孫震西居士為薦先考，請師對靈小參。云：「記得留齋二月春，欣然聽法笑談親，別來歲月如彈指，惆悵玄宮見故人。」遂以拂子揮，曰：「者裡展開，恒沙佛世界中有西天東土諸祖一一光臨，將宗五居士來時面目說破了也。如未洞悉，山僧不妨口鼓再為打破。教中云：『光音天人初下閻浮，染指清泉，口餂甘露，致身重濁不得飛騰，遂幻生夫婦、男女，廣衍父子、兄弟。然合必有離、聚即是散，如雲過山，山不礙雲；如月落潭，潭不留月。』所以，諸祖覷破，寂滅為樂。宗五居士平昔善根頗佳，稟受現成佛性，好鑒前車，覆墮一番病苦，蹭蹬不得去後，妄思仍前憂喜奔競，惟憑拂子頭邊參入金剛大定，自然超脫沉輪花種，菩提清淨。今日同會靈山寶藏，打開無剩。」復以拂一拂，下座。

丁枚臣居士為室沈孺人，請對靈小參。僧問：「隨方展演，猶落今時。把住關津，不通凡聖，作麼得利生？」師拂一拂，云：「拂子頭上照用全。」進云：「但有言說，都無實義。三藏十二部教還是世尊語否？」師云：「腳下看。」進云：「今日請和尚說法，沈孺人畢竟在什麼處？」師云：「露滴秋花分外明。」進云：「某甲不然。」師云：「汝作麼生？」僧拂具歸住，師云：「我知你伎倆了也。」乃云：「假借幻身誰得守？百年彈指歸烏有，但從不借悟真身，一段輝光今古透。」以拂子搖曳，云：「只這拂子，豎起也，色非色；放下也，空不空。陰陽不涉，三界無處妄分，生滅頓超七

趣，何由輪墮？孺人向者裏覷破得來，豁自己之法眼；承當得去，露自己之法身。以自己之法眼明自己之法身，鏡對鏡以生彩，水投水而無垠，萬象平沉，那見苦樂？本分靈通，自然超格，華藏界憑我登高，金剛臺任君游戲。」復舉：「《法華經》云：『說是法者難，聞是法亦難。今日既喜得聞，應生慶幸。』然誰是說法者？誰是聞法者？定盤星上旋風轉，紅線繩中閃電行。」

為子聘張居士小參。僧問：「黃鶴一去，白雲悠悠。去即不問，今仍在否？」師云：「杖頭指出逍遙路。」進云：「列寶鏡于當軒，胡漢俱現。如何是無生而生？」師云：「他自點胸點肋。」進云：「印寒潭于秋水，遠近皆明。如何是生而無生？」師云：「不煩註腳。」進云：「生死了知皆幻法，不須原上更招魂。」師云：「無煩特地。」乃云：「人生泊旅夢，百年彈指頃，從來彭殤一致，究竟無分延促。合必有離，寧可悟無合無離之佛緣；生必有滅，應須了不生不滅之真性。若論真性，不論凡聖，人人有分，亦不計存沒，時時現前，縱經塵沙多劫，未曾移易絲毫。」復舉：「道吾問雲嵓云：『脫卻殼漏，子向什麼處相見？』嵓云：『向不生不滅處相見。』道吾云：『何不道非不生不滅處相見？』觀二老徹底逗漏，不煩山僧饒舌。茲因檀越程叔張公為令嗣子聘仙逝，請山野說法。因憶子聘兩年前特來留錫求說出家之法，山僧曾道：『真出家者只在清淨一念裏，不在色身形貌上。色身屬夢幻，終非我有，離其夢幻，是居士出離生死之身。』今能迴光返照見本來身否？」豎起拂，云：「向者拂子頭上，不受纖塵、虛空逼塞，是諸佛、諸祖藏身處，亦是道吾、雲嵓說破生滅處，亦是山野指示一念清淨處。向者裏七通八達，便見輝騰今古，不為五蘊之覆藏，把定乾坤，誰受三界之拘束？天宮尚不去，人世復何愛？到此踏破華藏門，一任遊戲蓮花國。向日發意出家，今日無家可戀，便趁休歇靜時了當本念清淨。既非以金博金，有煩轉換；卻如以水投水，何等現成？如或神識仍迷，母乃輪迴負墮。試看暗室千年，也只一燈照破。」復以拂一拂，下座。

天童老和誕日。「未出母胎，度人已畢。即知師翁老和尚未出世時，閉門造車，蚤已通行合轍。故其上堂道：『過去十一月十六，也只是這個時節，乃至未來十一月十六，也只是這個時節。』三世循環，一印印定。若也見得，不妨將此印子一印印水，流動變化；一印印泥，絲毫不爽；一印印空，雖然朕乖已露，卻是文彩未彰。汝等會麼？只許老胡知，不許老胡會。」

師誕日，張仲嘉、程叔、丁啟貞、韓聖瑞眾居士請小參。師云：「血布袋中不說妍醜，漚花影裏奚容慶讚？但身心一如，世間常住大僧；賓主交參，法社每重長者。諸公親近留錫，竭誠供奉，不減

給孤捐貲、右軍捨宅，且夙稟靈根，篤信向上，本地風光現前，誰欠承當直下？昔裴公美被黃檗一喚，便一了百當；甘贄被嵒頭一箚，遂七通八達。前人如是，後人亦如是。所以道：『打鼓弄琵琶，相逢一會家。』公等試看指尖，為甚人人只十個，眉毛又各各分兩莖？寧非具足現成，不欠毫忽？於此信得及、覷得破，青幔儡索也撇得、閨閣中物也捨得，驀地倒斷，料揀分明，自然心心不異、法法皆同，展開超方眼目、用得向上巴鼻，不點龍額，直捋虎鬚，互換主賓，圓融凡聖，水到海川皆潤下，雲起嵒谷盡騰空。即如山僧從臘底至初夏不知飯味，然卻似摩詰病不作病會，借病而用大機；似玄沙痛不作痛會，因痛而明腳下。生亦不貪戀、死亦不恐怖，流行坎止，聽其自然。諸公為山僧慶誕，雖感道誼，但各人末後一著子畢竟作麼生道？看破人間無可愛，會騎獅子恰天然。」(是年師示寂。)

程叔張居士同令配超心請小參

師云：「邯鄲塵夢，勿得徘徊，所貴智者，萬事心灰。家珍人人本有，從來不受塵埋面目，薦取來時，至今作用未乖。試看洗面如何便摸鼻？喫飯如何便伸手？分明成現，豈藉安排？若也分曉，即能石上栽花；若未透脫，且聽德山一喝如雷。」

與珂雪璨上座

先師在日，珂雪久侍座下，曾謂：「予已印證。」隨住吼山留錫，復卓錫匡廬三載。后復來覲，予甚喜之。古人云：「佛法無多子，久長難得人。」拈頌機緣，俱能穎脫，如佛果禪師云：「我侍者參得禪也。」

付雪定潛上座

雪定上座侍予多年。字雪定者，欲其師天目雪中那伽定，以風骨自高，為僧中龍象也。復參大梅幢兄，鍼芥密契，仍念予老病，歸留錫室中，啐啄時不放過。又上廬山住靜三載，尋念老朽古稀大誕，仝珂雪復至，余今伏枕矣。特寫此意，使與濟上一脈純然無間，遂驀問：「以三腳驢子弄蹄行，子作麼生道？」定便作舞而出。即此便可接得從上種艸，因以拄杖付之，作表信云。

囑梅菴諸上座

特來親近盟弘誓，篤信南屏無別事，只此堪傳正法叩，全提大用憑驅使。

遺囑語

「老僧平日倔強，不要請人封龕。落世諦套子去後，用蒼木湯摩洗畢，便入龕。下用方褥墊，四圍用綿裹炭，長三寸，若直疊至項。貼身用小綿襖，外用紗衣。又夏衣二層，外用舊黃祖衣，頭上用觀音兜，左手用數珠。龕留方丈三日，以不忍別大眾也。入龕時，凡吾弟子同持大悲咒三遍。」

封龕法語

「先師老和尚常說：『你像箇落拓仙。』我答云：『描畫不出。』老僧今日仙耶？佛耶？聖耶？凡耶？」一喝。

起龕

「水流風動，吾無來亦無去。」

入塔

「忠國師有無縫塔，老僧亦有無縫塔，落在南高峰、北高峰之間，卻是金槌敲不開。」舉龕入塔，便封。

機緣

師在慈水夾田橋月下送天童和尚下舟，童看月次，師問云：「天上一月、波中一月，是同？是別？」童云：「幾回歷盡三更月，一字搜空萬劫心。」師云：「一字搜空即不問，即今斬纜開船作麼生？」童云：「放你在船底下。」師云：「爭奈分身原是月，滔滔慣在浪頭行。」童掬水潑之，師一喝便行。童對曹源師云：「錄取者段公案。」三學師因記之。

虛舟省禪師語錄卷之二

門人超潛編

示眾

示眾。「一著血布衫，自糞不覺臭，嗟哉可憐生，俗腸只仍舊。幸有西祖來，靈祕盡指授，能以野狐涎，變作獅子吼。遞傳尊宿句，一一宜窮究。」復舉：「高峰和尚有四句示人曰：『海底泥牛啣月走，崖前石虎抱兒眠，鐵蛇鑽入金剛眼，崑崙騎象鷺鷥牽。』內有一句能殺、能活，能縱、能奪，若檢點得出，一生參學事畢。山僧也有四句：『木客夜來燈影行，笑他貓食狗相爭，爭如魚兒我儂放，放在溪邊不近情。』這四句全殺、全活，全縱、全奪，若檢點得出，一生參學事畢。且道：山僧四句與高峰祖是同？是別？大須著眼看破始得。」

師舉：「五祖演道：『譬如牛過窗櫺，頭角四蹄俱過了，因甚尾巴過不得？』今晚各下語看。」維那曰：「明早倩燈籠替和尚通信。」師曰：「喚甚麼作窗櫺？」那以手指門曰：「和尚請出。」師曰：「還要問你牛在。」那以手撫師背，師便打。師問知客：「你又作麼生？」客曰：「和尚老婆心切。」師曰：「這是古人的。」客曰：「一番提起一番新。」師曰：「你倒會興波作浪。」客曰：「賴和尚證明。」師曰：「錯。」問副寺，寺曰：「今日事煩，不與和尚道。」師拈拄杖便打，寺便喝。師又打，寺又喝，師曰：「明日綑起打六十拄杖，你還喝麼？」寺曰：「恩大難酬。」

師舉：「杜順和尚法身偈曰：『陝府牛喫禾，益州馬腹脹。天下覓醫人，炙豬左膊上。』傅大士頌法身偈曰：『空手把鉏頭，步行騎水牛。人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山僧亦有一頌：『紅葉飄來白露稀，籬笆且莫種薔薇。電光影裏穿針線，繡出鴛鴦傍水飛。』山僧將二大士一串穿卻，只是諸人不得作平實尋常會，亦不得作奇特玄妙會。且作麼生會？曹溪波浪如相似，無限平人被陸沉。」

示眾。「龍蛇易辨，衲子難瞞。古鏡當臺，胡漢俱現。不見老趙州坐斷十方，未肯輕易登人門戶，然風聞有賊，不妨巡官搜夜。一日，到一庵主處，問：『有麼？有麼？』拋磚引玉。庵主便豎起拳。早已豎降旗了也。州曰：『水淺不是泊舟處。』便行。果然，果然。州又到一庵主處。趙州遍訪知己，不肯慢人。又曰：『有麼？有麼？』貴圖賓主相見。主亦豎起拳頭。豈是波斯獻寶？州曰：『能縱能奪，能殺能活。』便拜。者裏便是上大人，丘乙己，若是尒小生，可知禮也。山僧若是做前庵主，待它曰：『有麼？有

麼？』便曰：『無端，無端。』待他曰：『水淺不是泊舟處。』便曰：『自是撐篙沒好手。』若是做後庵主，待它曰：『有麼？有麼？』便曰：『當面不識。』待它說：『能縱能奪，能殺能活。』便拜，即向背上與它一痛拳，庶幾所豎拳頭終不浪施。山僧如是說破二庵主逗漏，也要諸人直下了當，不可向下文長，留待來日。」

示眾。「若論第一義，不在玄黃已剖之後，亦不在聲色未彰之前。且道：落在什麼？」豎起拂子，云：「向這裏薦取，便見拂子頭上透脫兩間、坐斷三際，不落陰陽地上，豈拘凡聖位中？」以拂子左一拂，云：「這一拂移山攪海。」以拂子右一拂，云：「這一拂打月敲雲。」復以拂子擲下，云：「踢翻雪峰毬，敲碎禾山鼓。到這裡，不但二乘亡鋒結舌，即使千聖齊來亦立下風。現今拂子已為諸人說盡第一義了也，大眾作麼生觀？若以眼觀，即是凡見；不以眼觀，又同瞎漢。向這裡二俱不涉，下得一轉語，便可與山僧眉尖相見；如無，則山僧自道去也。平生不是慣饒舌，為愛玄沙肝膽傾。」

落堂。「從上祖祖相傳，原無定法，不過捨燈覓火，即為撥轉；若也識波是水，便為證據。可見活弄獅子，不是捏定蛇頭也。諸兄弟！從無量劫來，不認法身，只認色身，我相堅固；不用靈智，惟用業識，無明偏重。如病患膏肓，盧醫難救。中間若有兄弟要做性燥漢，立地討分曉，老僧即不囊藏被蓋，亦不移花接木，便舉個現成境界為汝點破。如汾州無業禪師來參馬祖，便問：『祖師西來，如何是密傳心印？』祖云：『大德正鬧在，且去，別時來。』師方出門，祖喚云：『大德！』師回首，祖云：『是什麼？』師即言下知歸，如久客還鄉相似。這豈不是不費一毫氣力，一喚便轉的樣子？」左右顧，云：「大眾！會麼？不借陳倉暗渡法，一條大路直如弦。」以杖卓一卓。

示眾。「今晚知浴到方丈，請山僧說茶話，山僧只好舉個諸人都曉得的公案，聊為分疏，以還茶錢。昔趙州住院，有僧參次，州云：『上座曾到這裡麼？』僧云：『不曾到。』州云：『吃茶去。』又有僧相見，州云：『上座曾到這裡麼？』僧云：『曾到。』州云：『吃茶去。』院主遂問：『為甚麼到與未到俱云吃茶去？』州喚院主，主應諾，州云：『吃茶去。』山僧看來，到與未到俱云吃茶去，豈真花枝有曲直，春色無高下？但院主纔疑著，州復喚院主，莫是從空放下？莫是就窩打劫？具眼禪和不可草草。且院主纔疑著，州又云：『吃茶去。』分明陷虎機關在，未許傍人說是非。諸兄弟！與山僧吼山共住，若也識得趙州心肝，始識得山僧面孔。不然，業識茫茫，因循度日。」復左右顧視，云：「還茶錢了也。」

上供

天童老和尚忌日，上供。「今朝七月乞巧日，天童堂上眾排立，特地分班各爇香，仰戴老人大道德。獨不肖行省時瞻几席為累，他杖頭棒債原是消繳不得，一遇忌日，尤愀然不樂，不覺寸腸痛裂，會將血淚和墨寫作詩偈，也知痛悼無端，只為哀深考妣。今日親煮一碗脫粟飯，擎在不斷香中，雖非美饌具陳，聊具孝意供養。大眾！還知我師翁和尚親來受供也無？」以手指像曰：「祖父從來不出門，全身面目十分近。」遂禮拜。

天童老和尚忌日，拈香。云：「今朝七月七，率眾同磕額，特展肖像看，尊容如舊識。」

福嚴和尚忌日，上供。「我師佛法，電捲風馳；我師道德，山高水長。不肖子原自寸衷常存，況當三週，俄及今日，春深爛熳，政是百花芬芳，不於是日觀我師登堂說法，偏於是日為我師懸象白眾，時事既然相違，誰不悽愴生感？當時南泉為馬祖忌日脩齋，應庵為隆祖燒香添恨，今日不肖又且如何？」合掌，云：「伏惟尚享。」

福嚴和尚生忌。「生而無生，那有生日？無生而生，豈無生日？跳出陰陽五行數，隨緣居世陳年歷，蚤歲機前暗點頭，寧煩借舌方拈出？不拈出，卻出格，將手托起碗脫丘，馨香笑倒華筵席，傍觀也應鼻頭存，謾道龜哥便眼赤。」

奠林泉老宿。「林泉老道兄，見弟通省麼？我來不著相，君去不留蹤。四大雲中影，七情水面風，今朝脫落盡，杲日喜當空。雖然如是，我還親覲。」拈香，云：「一炷殷勤無限意，更憑露柱拜芳容。」

天童老和尚忌辰。「記得我師翁和尚上堂，云：『生也全體現，死也全體現，生死與去來，不隔一絲線。』恁麼則今朝七夕又是全體示現時節，縱有超格兒孫，口吞佛祖、眼蓋乾坤，似楊岐作女人拜，也出不得他圈繢。不肖省又作麼生？」拈香，云：「且將一炷頻頻爇，聊表中藏無限恩。」

福嚴和尚生辰。「今日恭逢我老和尚悲願未了，示現降靈之日，不肖省不妨略為分疏。既有生日，先有生因。何謂生因？法性本來常寂靜，亦不高踞涅槃山，流轉法身塵剎遍，猶如日月光迴旋。既有生因，即有生本。何謂生本？投契師貲正印傳，虎頭虎尾逞風顛，全提照用無私處，金縷衣披寶座前。已悉生本，便展生機。何謂生機？最嫌說法落廉纖，巧手惟彈獅子絃，聽得聲聲唱別曲，前山雨過萬川圓。若會生機，可問生緣。何謂生緣？樹種菩提花果全，不須記錄滿新編，承當覿體全身是，世臘短長何預焉？今日從源至委，縷分花劈，將我老和尚真面目十分漏逗。諸人會麼？」一喝。

天童和尚生辰。「前人曾說出家兒，未可陰陽全拘束，本命元辰知落處，值時拜奠不同俗。今日是我師翁老和尚降誕之辰，也不是天垂寶蓋、地涌金蓮，只為桐棺山頂悟得情與無情浩然大均的消息，便乃鸑鷟生來超別種，祥麟育出異尋常。即今諸人還見我師翁落處麼？若也未然，不肖省略為分疏。昔洞山問雲岳老人：『和尚百年後，忽有人問：「還邈得師真否？」如何抵對？』岳良久，云：『只者是。』山躊躇，岳云：『价闍黎承當此事大須仔細。』山後過水睹影方知消息。不肖省有條攀條、無條攀例。」遂拈香，云：「只者是，先天童來也，月色更無山隔斷，天光只與水相連。」
雪竇和尚忌辰。「老和尚道被諸方不留朕跡，騰今耀古，大用全彰。泯異同，絕來去，令人無處趨向，亦令人無處迴避。今朝正月初十，分明面目現在。謾疑拄杖一條，深入青嶂；勿謂芒鞋兩隻，踏破白雲。應識無縫塔前雖然顯露，其實虛空窟裡未肯隱藏。大眾！即今欲與老和尚眼眼相覷，心心委悉。且道：親切奉重一句作麼生道？天上有星皆拱北，人間無水不朝東。」
奠虎跑石公和尚。「恭惟我法兄石翁和尚，其慧淵淵，其德謙謙，閒氣獨鍾，諸方仰慕。憶我二人上方相會時，同赴圓覺法會，共轉不二法輪，從此天各一方，不啻風通千里。以後各出維摩、毘耶之室，咸披迦葉金襴之衣，請我虎跑掩關，又請登堂說法，表三十年來道誼，如楊岐遇故人，落葉動秋思。又經十年餘，各各霜顏衰倦，不能朝夕笑談，覺交愈疏而心愈密。茲予留錫禁足之身，忽聞雲棲坐逝之信，直得椎胸密室，曳杖龕前，聊表君子之交，敢云香花羅列？」以雙手作托擎勢，云：「者個和盤托出，冀老法兄圓覺光明藏中請垂高鑑。」
福嚴和尚忌辰。「行省罪犯彌天，定業難逃，入地獄已箭射，本師老和尚常寂光中垂救！垂救！何故？臂不外曲。」
福嚴和尚生辰。「靈光不昧，觸處全彰，今日是我先師和尚誕辰。」遂拈香，云：「者裡便是和尚生身面目，囫地一聲出現了也。試看：冉冉高騰，乾坤充塞，使乃隱隱脫化，鼻竅難聞，豈不是遮藏不得、名邈不得、取不得、舍不得？和尚實際理地不同，狹路相逢，學人負荷全身，自應堂奧覷破。若能買石得雲、擔泉帶月，庶幾近似。」一喝。

機緣

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為什麼你當門無齒？」
云：「老和尚不得瞞人。」師云：「瞞你一個。」
僧問：「如何是衲僧事？」師云：「早間出普，飯後歸堂。」

僧問：「花須連夜發，莫待曉風吹，畢竟承誰恩力？」師云：「春來無硬土。」
師見一僧云：「腦後見腮，莫與往來。」僧云：「兩眼對兩眼。」師云：「向你道腦後見腮。」僧便喝。師云：「且去。」
僧問：「陸亙山谷超群，幸藉晦堂指破。且道：指破個什麼？」師云：「波斯嚼生鐵。」「無盡眼空四海，終被兜率捉敗，具何手眼？」師云：「識得老僧拂子也未？」
吼山五問
「大象全力蹴踏非凡，今在波中舞鼻。且道：截流而過者，是同？是別？」
「青獅昂首有弄，一出、六出俱非好手。山僧曾倒騎上崑崙，諸人作麼相見？」
「閣上靈文，藥山曾圖，遮眼香囮，因甚燒卻？」
「青棘園中，百花具足，有人向群芳中揀得一株無根樹否？」
「楞伽一片石，只在咫尺間，為什麼諸人踏不上？」
僧箭鋒來參，自敘女子入定頌云：「一馬不吃草，眾馬盡擔憂，忙忙救得出，失卻一頭牛。」師云：「好好一個公案，因甚有許多牛馬？」僧云：「和尚莫作恁麼會。」師云：「蝦蟆[跳-兆+孛]跳上大羅天，你又作麼生道？」僧議擬，師云：「元來不會。」僧欲開口，師掇身向壁，僧無語。師轉身次，僧云：「學人欲求和尚代下一轉語。」師以手一劃，僧云：「唾！」師云：「唾！唾！」又無語，因示以女子入定頌云：「入定出定，何曾自寧？好笑瞿曇，也沒正經。關門不及鄉村老，那管風翻水上萍？」

偈

與覺悟上座(更字密啟)

夙世具靈根，今生來不偶。身居華胄門，意向蓮花叟。遂能持慧刃，塵纓斷其紐。飄然覺苑遊，解脫獅子吼。昭覺許令人，呈偈堪垂後。妙喜快總持，投機不借口。丰標似古人，相較誰勝負？君到南屏來，儼然不請友。予愧無清供，所喜惟澹守。趨鬧走門庭，黃鐘雜瓦缶。未識大雄虎，寧避趙州狗。識法知慎重，操履端不苟。君能會予意，莫逆方堪久。湖外湖波艷，門內翠竹瘦。一見已點頭，何必更展手？

封關

疏懶生平若谷蘭，無煩特地息緣攀。高峰時憶那伽定，且借山雲作護關。

又

何故身藏少出門？深深此意對誰論？山高人我交無益，冰冷肝腸道自存。曾記花顏呈色笑，還憑鳥語敘寒溫。虎溪偶過元無事，不比空馳電影前。

示子端

此事重工夫，如問還鄉路。識路即要行，纔行莫停步。但得到家時，途程笑露布。不看趙州無，即忝雲門普。討出意旨來，明明勿錯誤。面前妍與醜，意中憎與惡。百念任紛紛，一一都不顧。只有本參頭，相從忘朝暮。眉毛結作絲，泥團難吞吐。忽地伎倆盡，如夢自然寤。笑他說泥牛，何異捉月兔？

示山眉禪者

我亦難相遇，而今日在此。雙耳遠不聞，雙眼夜不視。此是何因緣？悟此明己事。可怪他事明，己事盲相似。勸君趁青年，栗蓬拔棘樹。石虎昨懷胎，鐵牛今舉子。無已說破了，無煩更別示。

秦鳳臺居士問搦鼻因緣示以偈

明明面目鼻頭邊，搦著能知始了然。逐隊群鷗多傍水，孤飛彩鳳欲凌天。知音妙在聞雷鼓，好手還須撐鐵船。格外風光能受用，憑他海界換桑田。

示問石監院

萬象森羅一法印，了得一時無間隔。趙州昔日曾遍參，踏破草鞋掃腳跡。隨我多年受艱辛，為明單傳心行直。當時呵罵老汾陽，掩口眼開忽暢適。此令今行解默然，始信石靜無變易。捋虎鬚兮稱虎子，待看家風振黃檗。

示道濟上座

越山初會時，磨礪曾相激。闊別一年餘，遐思如面覿。猶記我嘉言，特來訪留錫。入門予無言，青天轟霹靂。暗機出埋坑，自然

射中的。逗漏露筆尖，碑斷幸難覓。好金不躍爐，真色寧沉溺。師資看古人，久長始共適。

示密化

憶昔晤吼山，初見如故舊。出語為法門，不徒重機搆。如以箭穿楊，妙在能中彀。見予朴而純，師禮不敢後。緣應合別參，傳衣遂親授。中懷原不昧，時時念拙陋。知公協古風，令予欽德懋。不必訂同心，依然共靈鷲。來往出形蹤，莫逆乃無漏。

感嗽聲自警

一靈寄身中，暫時守門戶。昔人喻旅亭，究竟非故宇。我今如戲場，六根鬧鑼鼓。端的在主翁，所貴遵法矩。予年三十六，厭俗棄俯僂。發意荷宗乘，誓除生死苦。乃既親明師，又復食檀膴。兢兢為好僧，內省不愧古。如何出家來，多年欲力努？懶惰礙精勤，昏昧擾參悟。一物無胸中，水清魚不睹。力士做金剛，鬼魅避利斧。矧承大菩薩，提攜施法乳。知病中膏肓，靈針出伏豎。曾以霹靂印，喚醒出網罟。三十有餘年，如何蠱臟腑？偷心尚未死，定業來傍午。一旦悔之遲，不如今解組。當應念大誓，違戒墮雙瞽。已破趙州無，寧念雲門普。此外問家祟，豈我真肱股？

示超印

萬象森羅一印該，印三不涉許誰猜？當陽懸出無紋影，捋虎擒龍大用來。

示廩山

不須洗耳向清流，會得靈山一笑休。自此藏身誰可覓？青山常在白雲頭。

題讚

題蒼偶先生像

此漢清骨稜稜，誰信赤心片片？睿智出自夙成，逢緣獨有先見。玄晏掩戶恒安，君公隱墻不見。奇哉城市深山，忘卻玄黃血戰。

所以臨去翛然，絕無纖塵眷戀。我來象外寫照，寄語休認顏面。

題衷玉趙居士像

古心古貌似蘭妍，身順欣添福慶綿。眼曠休稱天放客，履輕漫道地行仙。迎輪懶赴申公詔，掃室勤摩魏武篇。更有過人迴別處，生能了得未生前。

題心如楊先生像

裴晉公自題云：「其貌不揚，其才不良，一點真心，丹青莫狀。」余謂：「心如先生，其念動時，老胡過少林，身影落壁時也；其念靜時，誌公到金陵，兒聲出窠時也。若不向動靜時識其面目，而徒認繪影，是猶波斯入市，對面隔千山矣。」

紫竹觀音讚

耳門打失證圓通，現出雲衣自在容，欲識婆心說法處，數莖紫竹出芳叢。

自讚(楚僧請)

撩起便行，意欲何往？為覓知音，不做孟浪。收拾門庭熱鬧夢，與他相見始玄賞。

書普賢大士像

憶背予書行願經，時想普賢騎象形。梵雲禪宿發願異，血湧如雲供使令。三帙全書還善畫，描來筆筆頗有靈。予見妙像索復題，公即毫尖逗典型。若非予念求菩薩，如何見此光熒熒？寄語瞻容具眼者，勿令自念墮沉冥。

題李次公畫明州舍利塔像

三到鄮山，年忝弱冠。我佛迦文，舍利爭看。豈予無緣？咫尺河漢，啟座手擎，七層頂綰。內懸金鐘，天神外扞，縫孔四圍，似花疊粲。初叩未誠，如隔羅幔。次扣跪處，碧珠紅煥。因想靈奇，誰不稱讚？八萬四千，塔雖分散。一粒光藏，寶色錯亂。遂

願此生，日日瞻玩。期禮恒沙，豈敢間斷？起此願時，石穿木鑽，忽見塔中，白珠數串，閃光飛動，似收似換，光射予衣，身輕雲按。晝夜寒暑，禮不辭憚。道侶次公，立春元旦，特寫此塔，志誠焚盥。兼寫大悲，俱胝聯貫。若一而三，月滿月半，末後一著，舍利公案，盡未來際，誠存精悍。今供山房，無畏床畔，所冀弘慈，令登彼岸，願如舍利，光明燦爛。

題示公亮居士

萬象森羅一印空，眼前無物意何窮？長安風月家家有，此事還須在己躬。

題西天三祖商那和脩像

瑞草先生如來記，非法非心悟入異。衣缽已傳便轉身，火光三昧等兒戲。

題二十三祖鶴勒那尊者像

者位尊者稱聖子，幼斥婬祠亦俊哉。異香結穗何祥也，感師遙語即親來。遇難不妨先預記，供塔未許別分開。雖知大用難思議，惹我兒孫笑滿腮。咄！

自讚(雪定侍者請)

者漢少年肩斜，中年髮禿，老年骨削。手不龜，足不繭，佛口蛇心，咬殺子湖狗、大雄虎，那管文殊獅、普賢象。如何躲在西子湖邊，卻似藏在藕絲孔裏？唯有雪定執侍多年，此外許誰識你？

自題(珂雪侍者請)

者漢不效華亭拋綸，亦不學岳頭喚渡，每來秋碧蘆花，輒鼓滔天白浪。有時一棹抹過須彌山、有時一棹游遍香水海，從教同舟性命都不出者手收放。試問珂雪侍者：還知麼？

題觀音讚

或云普門大士，曾現泗洲大聖。不知百億化身，何從定得名姓？即今衣缽頗奇，畢竟是何心行？若能直下分明，處處潮音清淨。

又

螺髻中現百千妙雲，放光動地。諸仁見麼？再看金縷袈裟，一針孔一世界，諸仁見麼？見不見且置，試道：手中所擎的缽，畢竟是何物？須是諸仁自己出千手眼始得。咄！

自題

生平既無禪和子氣息，亦無善知識模樣，一副心肝五臟自尚不識，那許人見？無端被雲衲禪者持來描出，不知賺多少人眼孔。

又(問石庫司請)

九峰指佛法於石頭，說大說小；地藏詰片石於心間，辨內辨外。以至或喝出懸之空中、或點首動之地下，此猶技墮神通，終非究竟。必也具機前照用，為人天眼目，秉格外成褫，縱奪佛祖，方可續臨濟慧命。庫司能知此意，不媿號曰問石。

題血畫觀音像讚

兩渡南海，為訪菩薩。潮音岸邊，曾遶三匝。歸來咒靈，大悲叨怛。驀地嗽聲，戒雷震發。方知腳下，耳門通達。僧繇難描，如何血割？逗漏一時，呼梅止渴。寄語觀者，身須灑脫。打箇噴涕，會將虎捋。

自像(清涼初請)

住持顯靜曹山，惡名流布；退居西湖留錫，未解石人。腰帶懸出形山秘寶，此寶人人現存，人人不識，密啟上座，向描不成、畫不就處，有時高山仰、有時清風掃始得。

又題

破戒破律、喝佛喝祖者，魔頭太莽鹵，卻能活南泉之死貓，變作寒山之吼虎。不信，看他手中白拂、腦後拄杖，為甚當揚露布？

虛舟省禪師語錄卷之三

門人超潛編

拈古

世尊在忉利天為母說法。優填王思佛命匠雕栴檀像，及世尊下忉利天像亦出迎，世尊三喚三應，乃云：「無為真佛，實在我身。」

拈云：「實在我身，話作兩橛。」

世尊敕令獰惡鬼神等，受佛弘護付囑不來者，執熱鐵輪追之令集。一魔王謂世尊曰：「瞿曇！我待一切眾生成佛盡，無有眾生名字，我乃發菩提心。」

拈云：「知心能幾人？」

三祖商那和修尊者，見鞠多徒眾多懈慢，示以右手上指，即有香乳自空而下，云：「是龍奮迅三昧。如是五百三昧，汝皆未知。是三昧者，心不生滅，住大慈力，遞相恭敬。其至此者，乃可識之。」于是鞠多弟子悔謝。

拈云：「險。」

僧問百丈：「抱璞投師，請師一鑑。」師曰：「昨夜南山虎咬大虫。」曰：「不繆真詮，為什麼不垂方便？」師曰：「掩耳偷鈴漢。」曰：「不遇中郎鑑，還同野舍薪。」師便打。僧曰：「蒼天！蒼天！」師曰：「得與麼多口？」曰：「罕遇知音。」拂袖便打。師曰：「百丈今日輸卻一半。」

拈云：「何處輸卻一半？」

宣州坦禪師初開堂，雪竇化主省宗出問：「諸佛未出世，人人鼻孔撩天。出世後，為什麼杳無消息？」師曰：「雞足峰前風悄然。」宗曰：「未在更道。」師曰：「大雪滿長安。」宗曰：「誰人知此意，令我憶南泉？」拂袖歸眾，更不禮拜。師曰：「新興教今日失利。」便歸方丈，令人請宗至，師曰：「適來錯秖對一轉語，人天眾前何不禮拜蓋覆卻？」宗曰：「大丈夫膝下有黃金，爭肯禮拜無眼長老？」師曰：「我別有語在。」宗乃理前語，至未在更道處，師曰：「我有三十棒寄你打雪竇。」宗禮拜。

拈云：「蛇須七寸打。」

院主問：「馬祖近日尊候如何？」師曰：「日面佛，月面佛。」

拈云：「本色人只說本分話。」

百丈山懷海禪師侍馬祖行次，見一群野鴨飛過，祖曰：「是甚麼？」師云：「野鴨子。」祖曰：「甚處去也？」師曰：「飛過去也。」祖遂把師鼻負痛失聲，祖曰：「又道飛過去也。」師於言下有省。

拈云：「順風捉蝶，何似鬥水摝魚？」

大梅山法常禪師。僧將「非心非佛」語舉似馬祖，祖曰：「梅子熟也。」龐居士聞之，欲驗師實，纔相見便問：「久向大梅，未審梅子熟也未？」師曰：「熟也。你向甚麼處下口？」士曰：「百雜碎。」師伸手曰：「還我核子來。」士無語。

拈云：「觀師口與手，不負見馬大師者。只龐老子善與諸老打口鼓，無敗手，因何一時鈍置？然政是有語如雷。」

三角山總印禪師，僧問：「如何是三寶？」師曰：「禾麥荳。」曰：「學人不會。」師曰：「大眾欣然奉持。」

拈云：「將尋常茶飯當砒礵用出，似則似，只是無人聽熱碗鳴聲。」

黃檗山斷際禪師問百丈和尚曰：「從上宗乘如何指示？」丈良久，師曰：「不可教後人斷絕去也。」丈曰：「將謂汝是個人。」乃起入方丈。

拈云：「黃河水從天上來，豈可向第二門頭指鹿為馬？」

湖南岑大虫禪師，僧問：「如何轉得山河國土歸自己去？」師曰：「如何轉得自己成山河國土去？」曰：「不會。」師曰：「湖南城下好養民，米賤柴多足四鄰。」僧無語。

拈云：「以金鏃之機，行電光之用，直令分明啐啄，又吞吐不得。不比琉璃殿上騎金馬，明月堂前輥繡毬。」

蘇溪和尚，僧問：「如何是定光佛？」師曰：「鴨吞螺螄。」曰：「還許學人轉身也無？」師曰：「眼睛突出。」

拈云：「好女不著嫁時衣。」

鎮州寶壽禪師，趙州來，師在禪床背面而坐，州展坐具禮拜，師起入方丈，州收坐具而出。

拈云：「絃歌互唱，八音克諧。」

隆慶院慶閒禪師，參黃龍時，龍問：「如何是汝生緣處？」師曰：「早晨喫白粥，如今又覺饑。」問：「我手何似佛手？」師曰：「月下弄琵琶。」問：「我腳何似驢腳？」師曰：「鷺鷥立雪非同色。」

拈云：「自己眉絲未知多少，又烏能知老胡當門齒缺？腳穿沒底靴，踏著湖湘月，始許他開兩片皮，說家常茶飯。」

上封佛心才禪師，參靈源詮，曰：「此事我見得甚分明，祇是臨機道不出。」一日，竊觀鄰案僧讀《曹洞廣錄》，至藥山採

薪歸，有僧問：「甚麼處來？」山曰：「討柴來。」僧指腹下刀曰：「嗚剝剝是個甚麼？」山拔刀作砟勢。師忽欣然摑鄰案僧一掌，揭簾趨出，衝口說偈曰：「徹！徹！大海乾枯，虛空迸裂。四方八面絕遮攔，萬象森羅齊漏泄。」

拈云：「見不到，虛空成窟籠；覷得破，平地起波濤。將齊物論作絕交書，無可無不可。」

徑山宗杲禪師，參圓悟禪師，悟舉「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問之。師纔開口，悟便曰：「不是。」遂問悟曰：「聞和尚當時在五祖曾問這話，不知五祖道什麼？」悟笑而不答。固問之，悟不得已，謂曰：「我問：『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意旨如何？』祖曰：『描也描不成，畫也畫不就。』又問：『樹倒藤枯時如何？』祖曰：『相隨來也。』」師當下釋然，曰：「我會也。」遂著臨濟正宗記付之。

拈云：「臨濟一家，如當門獅子來便咬煞，如何青天白日自著鬼魅？自此一家有事百家忙，吾末如之何也已。」

南峰雲辨禪師，參圓悟，問曰：「淨裸裸，空無一物；赤骨力，貧無一錢。戶破家亡，乞師賑濟。」悟曰：「七珍八寶一時拏。」師曰：「禍不入慎家之門。」悟曰：「機不離位，墮在毒海。」師隨聲便喝，悟以拄杖擊禪床，云：「吃得棒也未？」師又喝，悟連喝兩喝，師便禮拜。

拈云：「這邊那邊，那邊這邊，一種作貴人，教誰賣柴炭？南峰呼喚歸來，早已料在正月半。」

象耳山祖覺禪師，參圓悟，悟舉：「羅山道：『有言時，踞獅頭，收虎尾，第一句下明宗旨；無言時，覿露機鋒，如同電拂。』作麼生會？」師擬對，悟便喝，愈更迷悶。後閱浮山遠削執論：「若道悟有親疏，豈有旃檀林中卻生臭草？」豁然作偈寄悟，曰：「出林依舊入蓬蒿，天網恢恢不可逃。誰信業緣無避處？歸來不怕語聲高。」悟曰：「覺華嚴徹矣。」

拈云：「鼻下失卻口，即能以閃電光穿破古今。今人嚇鬼，何異鄭州出曹門？」

無著妙總禪師，參大慧，慧問：「古人不出方丈，為甚麼卻去莊上吃油餈？」師曰：「放妙總過，妙總方敢通個消息。」慧曰：「我放你過，你試道看。」師曰：「妙總亦放和尚過。」慧曰：「爭奈油餈何？」師喝一喝而出。

拈云：「妙總會用八面旋風，有時穿林[捲-(厄-厂)+(令-(企-止))]樹，有時刮沙起塵，妙在有用無跡。」

仰山問溈山：「大用見前，請師辨白。」溈下座歸方丈，師隨後入。溈問：「子適來問甚麼話？」師再舉。溈曰：「還記吾

答語否？」師曰：「記得。」溈曰：「你試舉看。」師便珍重出去。溈曰：「錯。」

拈云：「師資相契處，一如舉袖藏雲、一如掉棒打月、一如吞霞充腹、一如借風當扇，滴水滴凍，如川如海。」

雪竇重顯禪師，參智門，即伸問曰：「不起一念，云何有過？」門召師近前，師纔近前，門以拂子驀口打，師擬開口，門又打，師豁然開悟。僧問：「德山、臨濟棒喝已彰，和尚如何為人？」師曰：「放過一著。」僧擬議，師便喝，僧曰：「未審祇恁麼？別有在？」師曰：「射虎不真，徒勞沒羽。」

拈云：「顯師從這裡過來，故能拈出千仞瀑花以當清供。」

法昌倚遇禪師，參北禪，禪問：「近離甚處？」師曰：「福嚴。」禪曰：「思大鼻孔長多少？」師曰：「與和尚當時見的一般。」禪曰：「汝道我見時長多少？」師曰：「和尚大似不曾到福嚴。」禪曰：「學語之流。」又問：「來時馬大師安樂否？」師曰：「安樂。」禪曰：「向汝道什麼？」師曰：「教和尚莫亂統。」禪曰：「念汝新到，不能打得你。」師曰：「某甲亦放和尚過。」

拈云：「臘雪連山白，春風透戶寒。」

雲居山了元佛印禪師，投機於開先，出為宗匠。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木頭彫不就。」曰：「恁麼則皆是虛妄也。」師曰：「梵音深遠，令人悅聞。」

拈云：「春風放花，生趣儼然。」

頌古

世尊陞座，文殊白槌。

未出母胎已度人，巍巍高座更精神。欲疑臘底寒香異，不共桃花萬樹春。

世尊一日坐次，見二人舁豬過，乃問：「者箇是甚麼？」曰：「佛具一切智，豬子也不識。」世尊曰：「也須問過。」

人世依樣畫葫蘆，箇箇茫茫業識奴，會說窩中善打劫，無錢卻解用青蚨。

阿難隨世尊次，見一古塔，世尊便作禮。阿難曰：「此是什麼人塔？」世尊曰：「此是過去諸佛塔。」阿難曰：「過去諸佛什麼人弟子？」世尊曰：「是吾弟子。」

即今日月古乾坤，反轉眼來一口吞。拜倒袈裟非落地，明明據坐獨為尊。

迦葉尊者一日踏泥次，有一沙彌見，乃問：「尊者何得自為？」者曰：「我若不為，誰為我為？」

開口便將正令行，似棋著著有深情。爛柯人在能看破，仙氣凌凌眉宇清。

倒卻門前剎竿著。

問到別傳本位呼，剛剛應著嘴盧都。果然好箇屠龍手，不借扁舟過五湖。

馬鳴尊者問富那夜奢尊者：「我欲識佛，何者即是？」富那祖曰：「汝欲識佛，不識者是。」曰：「佛既不識，焉知是乎？」祖曰：「既不識佛，焉知不是？」曰：「此是鋸義。」祖曰：「彼是木義。」祖問：「鋸義者何？」曰：「與師平出。」馬鳴卻問：「木義者何？」祖曰：「汝被我解。」馬鳴遂悟。

鳳髓龍肝且謾飲，鎔銅幾杓勝仙品。髑髏熱氣都乾盡，一吐珠璣光似錦。

達磨初見武帝。

想落肝腸草亂生，空飛蝴蝶鬥蜻蜓。百年伎倆來收拾，誰聽諸天奏樂聲？

五祖一日詣碓房，問盧行者曰：「米熟未？」者曰：「熟也，未有篩在。」祖以杖擊碓三下，者三鼓入室，得其衣缽。

父書未解兵，乘其無備失先聲。兩階千羽垂裳得，從此河清奏太平。

院主問馬祖：「近日尊候如何？」祖曰：「日面佛，月面佛。」

君向瀟湘我向秦，從來化外善為賓。銅頭鐵額分明在，卻隔千山未易親。

百丈野鴨。

習俗移人誰得逃？空將名物假呼號。自從野鴨知消息，卻笑秋鵬度九霄。

婆子拋兒。

何處行來這樣婆？風流灑灑攪洪波。當時敲板阿師在，直教吞聲不奈何。

丹霞燒木佛。

當年手法高，醫馬不用草。獲得真舍利，賽過無價寶。

聞聲悟道，見色明心。雲門舉手，云：「觀音菩薩將錢買糊餅，放下手卻是饅頭。」

陶融萬物數神工，不在栽培雨露中。昨夜東君消息至，捲開絕艷半春風。

鴦掘產難。

事不關身任急緩，笑他鴦掘盤兒算。縱饒子母救完全，不及當時早倒斷。

南泉斬貓。

辣手豈真濺血冤，無端空惹滿堂喧。若非逆子頭顱換，海出崑崙未識源。

長沙千佛名經。

夢客紛紛過旅亭，誰知蹤跡杳冥冥？青山重話經千疊，流水終須度別汀。

保福從展禪師因僧問：「雪峰平生有何言句，得似羚羊掛角時？」師云：「我不可作雪峰弟子不得。」

孤峰何事伴空鐺？慣入洪波釣海鯨。自此歸來無別興，枕頭一覺到天明。

百丈撥火。

迷倒通身最可憐，甘將鼻孔教伊穿。山前石女青眸冷，幾度尋花枕月眠。

道林吹毛

三十年前不放聲，一朝紅粉贈佳人。楚天月，漢地星，至今何處尋消息？水出清溪聽素琴。

女子出定。

洞庭一湖水，冷浸楚天月。客星犯斗牛，莫信君平說。

法眼指簾。

東風忽動落花香，惹得雙飛蜂蝶忙。只向枝頭尋活計，不知春色過鄰墻。

頌三玄。

虎鬚曾捋建綱宗，李白桃紅春色中。舒卷臨時誰薦得？黃鸝上樹囀東風。

香嚴上樹。

古路堂堂識者稀，只從畫餅欲充饑。而今鬥折蒼龍角，化作金鵬海外飛。

刺史李渤來問：「歸宗赤眼師教中所言：『須彌納芥子。』渤即不疑。『芥子納須彌。』莫是妄談否？」師曰：「人傳使君讀萬卷書籍，還是否？」曰：「然。」師曰：「摩頂至踵如椰子大，萬卷書何處著？」李俛首而已。

矜能盡道頗通古，誰信三三非五五？多有世間可笑事，將軍空射石中虎。

僧問趙州從諗禪師：「初生孩子還具六識也無？」師曰：「急水上打毬子。」

短草薰蕷滿野塘，月中丹桂自幽藏。嫦娥宮裏都遊到，始信返魂花未香。

藥山惟嚴禪師謂雲巖曰：「與我喚沙彌來。」巖曰：「喚他來作甚麼？」師曰：「我有個折腳鐺子，要他提上挈下。」巖曰：「恁麼則與和尚出一隻手去也。」

眼觀東南意西北，三十車輪共一輻。分處能合合處分，藏嬌不必在金屋。

丹霞天然禪師訪龐居士，見女子靈照洗菜次，師曰：「居士在否？」女子放菜籃，斂手而立。師又問：「居士在麼？」女子提籃便行，師遂回。

未易交談便見心，大家空步上雲岑。好花鋪作錦茵坐，還聽聲聲澗底琴。

洛浦山元安禪師見夾山不禮拜，背面叉手而立。山曰：「雞栖鳳巢，非其同類。出去！」師曰：「自遠趨風，請師一接。」山曰：「目前無闍黎，此間無老僧。」師便喝。山曰：「住！住！且莫草草。雲月是同，溪山各異。截斷天下人舌頭即不無，闍黎爭教無舌人解語？」師佇思，山便打，自茲服膺。

竿頭絲線從君弄，引得鯉魚親入甕。化作金鱗插翼飛，沖天不借清風送。

溈山靈佑禪師參百丈，丈令師撥取爐中有火，師撥之曰：「無火。」丈躬起深撥得少火，舉以示之曰：「汝道無這個麼？」師由是發悟。

不必攔腮劈面拳，輕輕紅線腳跟牽。自從會得翻身法，眨上眉毛不見天。

僧伽難提問伽耶舍多：「鈴鳴？風鳴？」

日一團兮月一團，誰知日月兩般般？分明相似難瞞我，露出鳥珠眼界寬。

獅子尊者白乳涌高三丈。

身非我有不吝頭，唾棄髑髏一水漚。劍樹橫行無忌諱，霞標出格見風流。

般若多羅尊者，出息不隨眾緣，入息不居蘊界。

法法頭頭歸自己，百千三昧妙無比。文殊薄荷穿金鐶，這箇畜生真較異。

慧大師入市調心。

中心一點多神變，勿認妍媸徒看面。閃電光中換眼來，虛空落地成幾片。

三角米麥荁。

久慣崖高鳥送行，自然出語解輕輕。試將好耳悠然聽，莫是黃鸝新囀聲？

僧問趙州：「初生孩還具六識也無？」州云：「急水上打毬子。」

短草蕙蕷滿野塘，月中丹桂自幽藏。嫦娥宮裏都遊到，始信返魂花未香。

僧問蘇溪：「如何是定光佛？」溪云：「鴨吞螺螄。」

分明只是兩莖眉，自面不知更問誰？狼籍當場親說破，依然不薦實堪悲。

僧問睦州：「如何是禪？」州云：「猛火著油煎。」

殘羹餿飯漫垂涎，好火鐺烹古澗泉。新味清香頗可愛，縱然一滴也爭妍。

僧問大隨：「如何是和尚家風？」隨云：「赤土畫簸箕。」曰：「未審此理如何？」隨云：「簸箕有人，米跳不出。」

無煩鐵帚虛空掃，洗面貓兒自道好。一物不為大用來，明明消息為君報。

兩堂首座同時下喝。

主賓分得甚分明，誰信明明眼卻盲？勇智兼全真辣手，殺人如草不聞聲。

正法眼藏，瞎驢邊滅卻。

一株大樹蔭兒孫，罵倒瞎驢沒處奔。冤氣至今泄不得，黃河水濁出崑崙。

臨濟賓主句。

將軍肘後重神符，臂使貔貅百萬呼。神器若非親拾得，難將燕石比珊瑚。

慈明參汾陽，掩口大悟。

乾坤坐斷眼前看，那怕髑髏氣未乾？劍樹排開鋒色利，自然觸著骨毛寒。

黃龍三關。

層層關鎖不嫌多，自有仙人驀直過。記得青牛來老子，至今紫氣滿雲阿。

大慧問圜悟：「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意旨如何？」悟云：「描也描不成，畫也畫不就。」又問：「樹倒藤枯時如何？」悟云：「相隨來也。」慧大悟。

鼓打新羅漢地聞，南山下雨北山雲。丹青巧手誰描得？十八灘頭錯認君。

藥山謂雲嵓：「與我喚沙彌來。」嵓曰：「喚他來做甚麼？」山云：「我有箇折腳鐺子，要他提上挈下。」曰：「恁麼則與和尚出隻手去也。」師便休。

眼觀東南意西北，三十車輪共一幅。分處能合合處分，藏嬌不必在金臺。

洞山過水睹影。

三春好景耐花看，不止無人幽谷蘭。一把柳枝收不得，和煙搭在玉欄杆。

僧問曹山：「朗月當空時如何？」曰：「猶是階下漢。」進云：「請師接上階。」曰：「月落後相見。」

平生戲耍眼無青，愛看懸崖花倒生。天女還呼雲裏下，教吹鐵笛和簫聲。

虛舟省禪師語錄卷之四

門人超潛編

佛事

釋迦佛開光

「迦文老子將正法眼藏付囑流通，無令斷絕。看來父母所生眼悉見三千界，人人有分，但以濁智流轉，不能觸處圓明。且道：臨濟小廝兒卻具一隻眼落在甚處？」以手指像，云：「看取堂中新現身，青珠突出無遮障。」

韋馱菩薩開光法語

師舉筆一點，云：「太空一點，非筆非手，轉根本於法輪；即暗即明，徹雙珠於慧照。不同括垢磨光，自殊鏤空雕影。將見天眼變為法眼，懸古鏡於微塵；化身出於全身，超摩尼於幻夢。大眾！即今見韋馱真身麼？不遜落伽千眼處，提婆萬目空穿鑿。」一喝。

掛鐘板

「行持佛祖正令，鑿開人天眼目。且道：正令眼目在什麼處？」以鐘板各一敲，云：「不是擊空無響，誰個耳門迸塞？」

為孤雲師起龕

「龍不停雲，鳥不定木。可止則止，可去則去。孤雲公！還會麼？舉頭看霜月，任運落前溪。」以杖一撥便起。

入塔

「僧稱六和，不少法侶。公字孤雲，縹緲一片歸何處？老僧曾送破暗燈，今復請入黃金塔。」遂以靈骨送入。

為時吉禪人火

舉炬，曰：「吉禪人還會麼？好看焰騰騰，空索索，髑髏盡無多子，放出清輝滿大千。」喝一喝，擲炬。

為比丘尼木生火

「奇哉木生，童真入道，久修潔行，深解法要。不料淨緣夙定，借病拋塵，索浴更衣，坐龕辭眾。雖然如是，猶未倒斷。山僧今日將梵唄真言化作靈燄三昧……」遂擲炬曰：「好看遺骨含香氣，朵朵優曇火裡生。」喝一喝。

為比丘尼成善火

「年當十九，即思出纏。有志向上，袈裟搭肩。五十三年，砥厲彌堅。今日臨行，山僧助汝一把火。好個轉身消息子，頃刻花開火裡蓮。」便擲炬。

入塔

「已經火浴，纔出金蓮。更有末後一著，教汝通身無依，方能脫盡廉纖。」遂舉骨，曰：「送入團頭無縫塔，藏身直向劫雲前。」

為慕如禪師起龕

「圓通無泥滯，葫蘆水面轉。助汝拄杖力，行行飛閃電。」

下火

「多年梵行厲清修，為眾殷殷願未休，預識臨終能坐逝，穿衣沐浴剃新頭。說偈而去，不負家出。囑請山僧作麼施設？」舉炬，曰：「者裡光芒惡辣手，放開紅燄光光透，不但髑髏能喪盡，山河倒轉虛空走。慕如師！還會麼？欲了竿頭再進步，應同露柱翻筋斗。」擲炬，喝一喝。

為月生火

「克峰曾觸面孔，吼山供我客用。欲索傳衣消息，曾將機緣呈頌。雖然一病難扶，猶喜展掌拈弄。昨朝洗淨便行，今日如何相送？」舉炬曰：「剛剛這個光明火，直教心花爛熳開。」

入塔

「團圞無縫塔，坐斷十虛。不是其人，未易登入。山僧扶汝，坐享黃金國。」

為宏志禪人火

「視聞！視聞！汝相隨我二載，或遣提鐺煽炭、或使挈壺展單，無非將本分妙用示汝。昨臨行時，把手呼喚，欲汝知個用處。今日老僧同眾送來，使汝一時百雜碎。且道：憑何神力？」攛炬，曰：「輝天鑑地。」

為范宅童子火

「豈真童子無知？如何掉舟遊戲？應信定業難逃，忽爾淵沉不起。幸遇山僧，為汝得沾法利。」遂拈火炬，曰：「銷歸性火空塵障，光燄騰騰超佛地。」

入塔

「來時錯卻路頭，撞入血布袋裡。此日命根不斷，依然茫茫迷去處。」拈起骨曰：「放你在老闍黎塔裡，使尒奉師之命，遵法之紀，還須靜中知消息，普化雲頭搖木鐸。」

為德化禪人火

「九蓮住後吼山來，辛苦牧牛未展懷。老病生緣今已盡，寒霜夜去誰徘徊？誰徘徊？消息好，從來無伴侶，獨步來時道。」舉炬，曰：「會麼？好看老僧五色光中劫外火，空諸所有沒纖埃。」

為如松禪人火

「形骸露皮肉，如雲幻出沒。若是了事人，母胎不再續。如松上座臨終能解坐逝，深厭勞生桎梏。老僧助汝一把火，現出蓮花光燄，爍破閻浮五濁。」

為劉門亡女火

「劉門李女，年方十六，清姿淑行，世壽先促。念靈魂兮何依，慘剩骸兮在木。何不學無垢女寂滅為樂、月上女遊行自若？」舉火炬，曰：「會麼？從教濁氣髑髏空，祥光等妙覺。」遂攛火炬。

為檀林上座火

「栴檀林裡盡栴檀，分得一枝香似蘭，而今葉落歸根處，不剩枝條與世攀。雖然如是，老僧還助汝性火烈燄。」舉炬，云：「從此無影樹頭藏不得，光明一片自閒閒。」

行由

門人超潛記

乙未，顯淨眾請師說行由。師曰：「山僧慈水人也，生于萬曆己亥冬月。九歲，先父授以儒業。十六，婚娶。十八，因病痔，即知身為梏桎，遂厭腥持素。十九，渡海禮普門大士，見嵓下僧血書《華嚴》，密起書經之願。年二十二歲，于家樓上懸佛像，書《法華經》，喜訪僧行好事。二十三歲，興萬人緣佛會于本邑永明寺。每愛趺坐，一坐輒輕安，飄飄若騰空者，心亦不怖，以知身心本無一物也。喜看《金剛經》，於『應無所住』句若有省處。後忽睡去，忽見自身了無身相，亦不見床衾房室，信寤寐如騰騰自在，即信口拈一偈：『一華五葉，平地風雷。陳倉暗度，虛空粉碎。不須更覓西來意，敲破髑髏我是誰？』從此棄去舉業。二十四歲，參紹興雲門湛和尚。時講《法華經》畢，猶未下座，即合掌立而問曰：『某為了生死，特遠來見和尚。』師曰：『你將什麼喚做生死？』某曰：『久已家破人亡。』師曰：『還要戒不來處戒、做不來處做。』某曰：『者卻不是向上事。』師舉起經曰：『是你有許多般，者裏只以教印宗。』曰：『我只腳跟穩當，那管宗教？』師頷之。後過杭，訪聞谷大師於上方寺，一見便喝，師曰：『什麼要緊？』某又喝，師曰：『喝且置，須二六時中驗將過方始得。』曰：『本分事如青天白日，驗他做什麼？』師無語。過龍門山，訪寶壽石和尚，時師閉關次，見某曰：『立者便是質之居士麼？』曰：『莫錯認面孔。』師曰：『你面孔在甚麼處？』某打一圓相，師云：『我知你伎倆有盡。』某即一喝，師曰：『者一喝從那裡來？』曰：『不妨疑著。』師即掩卻關門，某又一喝，師即開之。某作低頭勢，師輒贈以手書偈詩，甚相得。過十八澗理安，訪雪嶠大師，師同箬菴和尚、蔡子穀茶次，師問某：『鼻孔一竅取氣足

矣，為什麼排開兩孔？』某曰：『為他按陰陽知時節。』箬曰：『居士不要者樣註解。』嶠曰：『我也曉得按陰陽知時節道理。』箬曰：『老師父不要隨居士腳跟轉。』曰：『者箬師討便宜折便宜。』箬便對予案上打一掌，某遂以頭作受打勢，嶠曰：『你兩下不要者樣弄。』某一喝。二十四歲冬時，訪金栗老和尚，時與蘇州僧同見，師曰：『一個蘇州來、一個慈谿來，何處相會來？』僧曰：『和尚莫強分南北。』師即與僧頭上打一棒，僧無語，某即進曰：『可惜和尚省力事不做。』師即打某一棒，曰：『可惜某甲痛癢不知。』師即放卻棒，曰：『你且道看。』曰：『落花有意隨流水，流水無心戀落花。』師曰：『閒言語。』某即禮拜，師曰：『你見個什麼人？』曰：『今日親見和尚。』師曰：『你有省處，我取個法名與你，喚做通省。』自後再參次，師在三門首，便曰：『你到者裡來，該與你三十棒；你未到者裡來，也該與你三十棒。』曰：『恁麼恰似狂鹿中箭也。』師即打一棒，某一喝，師以手推一推，曰：『你若無心我便休。』某即禮拜。自後廿五歲至廿八歲，自知脫落世網，任譏、任笑，以城市為山林、以妻子為道侶，遇哀不哭、處慶不賀，有時居師道于西席、有時寓禪屋于東林。同邑費廣微請說法於黃巖、同宗子雲請登座于普陁，俱卻之，以識法者懼。是年又在嘉禾忽患伏枕，幾不能起，自悔習氣未盡、悟非究竟，遂重拈斬貓公案，病中細看，忽於梳頭處曉得拈頌、代別各有體式，曹洞、臨濟各有作用，不可杜撰一類去也。輒口占斬貓頌曰：『南山雲，北山雨，滴滴分明獅子乳，我是鵝王親揀著，不妨也弄閒家具。』破山和尚在杭金鼓洞住靜，訪之。問：『某何處來？』予豎一指，師舉一石打之，予合掌曰：『好個辣手漢。』後付法開堂于東塔，予往參之。問曰：『眼中出火時如何？』師打一棒，予一喝。師又打一棒，予又一喝。師連打數棒，予連喝兩喝。時血滿衣褫，即時逐出院，予呵呵大笑而行。次日募齋，請上堂。將至三門，師見便罵曰：『者風顛漢又恁麼來也。』予曰：『只為婆心太切。』師以手作招進勢，予倒退一步，師一喝，予便拜，因此機投，贈『虛舟』之號。是冬，師翁老和尚請住於天童，予至山相見。予曰：『昔承和尚賜痛棒，今日已知痛癢。』師曰：『作麼樣知痛癢？』某曰：『適來路上梅花刺破眼睛。』師以手指座位曰：『你且請坐。』予一喝，師曰：『喝個什麼？』予曰：『缽盂峰頂掛寒冰。』師頷之。自後黃元公請上堂。予出問：『曹洞金針玉線則不問，電閃雷轟事若何？』師便棒，予便喝。師連打兩棒，予連喝兩喝。師曰：『喝後事作麼生？』予顧左右曰：『若作喝會棒會，入地獄如箭射。』後因師翁老和尚欲往溈山，本師和尚寫書與予，令予留之，予遂同二馮先生及諸紳士留住。馮請上

堂。予問：『去即印住，住即印破。去住即不問，如何是印紋露處。』師打一棒，曰：『印紋破也。』予曰：『今日捉敗販鹽漢。』師又打一棒，曰：『拄杖飛龍成變化，清涼缽裡不藏身。』師曰：『未夢見在。』予以袖掩面而出。師後對涵照書記曰：『居士問話，我要刻的，以人天面前不昧他也。』因刻天童舊錄。時林野和尚初會記寮，予問曰：『者阿師為甚不剃鬚？』師曰：『山僧不多事。』曰：『為甚又剃髮？』師曰：『錯在當初。』予曰：『如何得不錯去？』師曰：『山僧慣隨順。』予曰：『恁麼則隨人起倒。』師曰：『不妨疑著。』予一喝，師曰：『者不唧溜漢。』予笑。廿九歲因先人去世，孝巾過武林，遇漢月和尚初開堂于淨慈，適初一日也，會眾數千，獨予出問：『臨濟宗旨如何演唱？』師曰：『居士向未進三門時道一句看。』予一喝。師曰：『且要問你為山公案。如何是有句？』曰：『鳥啼崖上竹。』『如何是無句？』曰：『風刮寺前山。』『如何是有句無句？』曰：『分身兩處看。』『如何是樹？』曰：『湖南山上有。』『如何是樹倒。』曰：『仔細。』『如何是藤？』曰：『和尚要他何用。』『如何是藤枯？』曰：『刺在。』『如何是樹倒藤枯？』予以手指地。『如何是句歸何處？』曰：『和尚。』『如何是呵呵大笑？』曰：『政是鐵作面皮。』『如何是呵呵大笑歸方丈？』曰：『和尚即今在何處？』師曰：『記三十棒，明日打你。』曰：『恁麼則轉身禮拜去也。』師以拂打圓相，曰：『你跳得圈繢出麼？』曰：『今日雖布彌天網，怎奈伊非種草？』師便下座。首座師扯予手，曰：『祖禰不了，殃及兒孫。』曰：『過不在我，禍不在你。』座擬開口，被予一推，座無語。時翁鴻業問：『今日相見機緣，先生從何處得來？』予豎一指，翁曰：『不會。』予曰：『快著痛鞭。』時大眾擁簇相看，幾作笑柄傳矣。漢和尚後寫書與予，曰：『居士！可惜你乾乾淨淨，竟做了一橛頭硬禪。若便如此，同行太多。前日上堂問話，也有好說話，也有不好說話，莫是狼牙棍打地？可惜老漢一杓熱鐵，太半撥在寒冰地上也。』自後十年，長在天童，每見上堂，便喜出問師翁，老和尚亦喜與盤桓。請授具戒，老人亦允之。因不能長奉巾瓶，于左右陳四罪以自愧。師亦手書，親口出親言。馮留仙、鄴仙、爾赤馮先生、九霞劉先生，俱老和尚內外得力護法也，為予搆室，竭誠供奉，遂得一意親近老人，得沾法利。師一旦欲至通玄終老，予舟送至姚江。臨別時，見師舟中巍然趺坐，問曰：『今日臨行消息如何？』師曰：『覿體承當。』曰：『恁麼則別峰禮拜去也。』師曰：『放你三十棒。』曰：『大似恩大難酬。』師笑之，即呼：『玄！玄！』師將我平昔所穿衣送居士，曰：『恁麼則衣缽在某手裡也。』師曰：『你豈無分？』向曾請

問：『法嗣十二人，所最得意者，屬意何人？』老人獨首贊本師：『他做得我幫手。』密記此語，耿耿在懷也。不意歸隱通玄，竟爾示寂。是年，天童虛席，予請山翁和尚主席。又因雪竇荒廢，同眾三請石老和尚，始得中興乳峰。四十六歲，老母背世，遂過竹瓢中，求石和尚薙髮，即授以大衣。山翁和尚辭天童後，奉雪竇命，請金粟和尚補處。因上堂，問曰：『水清無魚，盡法無民。請問和尚如何裁決？』師曰：『山僧打退鼓。』予便喝，師打，曰：『更要與汝一頓。』曰：『凜凜鐵面無私曲，四海風行見太平。』師曰：『獨汝皮下無血。』予又喝，師曰：『放汝三十棒。』師每說：『予不曾摩裙擦褲，與衲子辛苦一番。他日汝會下，必無人為汝效力也。』又曰：『你似木頭相似，要經我斧頭過始得。』一日，室中舉雲門『清波無透路』勘問，予對以『興波作浪去也』。師連打七棒，遍身疼痛，起來禮三拜，師頷之。後聞雪竇和尚六旬，特募齋設供，呈以偈：『搆竹為廬住乳峰，漸成樓閣布重重。曾承冶鑄恩高厚，愧未攜瓶役效供。忠國蒼顏今復見，趙州春色獲相逢。還欣生日雲門在，時向朝昏覲道容。』以予早晚必禮先和尚及本師二和尚也。時法幢兄請上堂，予出，問：『有一人不拘時尚、不遵法規，孤迥迥，悄巍巍，做得格外人也未？』師曰：『莫妄想。』曰：『怎奈落在圈繢？』師便打，曰：『騎得溈山沒鼻牛，化作孤雲伴鶴飛。』師連打兩棒，予連喝兩喝。歸位，予求師題像，師即題曰：『實而虛，虛而實，虛實明明兩眼赤，坐斷春風三月天，鐵船高駕虛空窄。』題畢，謂予曰：『昔歸宗兩眼赤，我要你做歸宗也。』予拜謝別。後因虎跑石公和尚，三十年道友也，請供養虎跑，予遂應以坐關之名，然心心惟念本師，仍上徑山。及相見，問：『如何是本分事？』予向前禮拜。師曰：『我不問汝禮拜。』曰：『四稜不著地。』師曰：『作麼拜。』曰：『一任明鑑。』次早，又問：『如何是本分句？』曰：『殺人放火。』師曰：『如此亦明本分事耶？』曰：『某甲卻是從實供招。』師曰：『者樣儱侗再道看。』予拂袖便行。次命取《漁樵錄》與予看。師曰：『你做個漁樵大老。』予曰：『卻是難做。』師曰：『你不會做樵，單做個漁樵大老。』予曰：『某別有做法。』師曰：『怎麼樣做。』予曰：『慣騎三腳驢，日行千萬里。』師曰：『是甚麼話？』曰：『政要和尚覷不著。』便行。次年，又上徑山，師仍命住方丈。四月，本師為嚴統事出，予在山募糧供眾。八月，至松江超果寺。纔拜見時，師曰：『我老和尚付我手卷，我今亦寫出印證。』手持此卷，內寫數語表信。回至虎跑，石公和尚親同執事請上堂，因虔請難辭。冬底拜雪竇和尚，手書一偈與予曰：『三十餘年省道者，一朝得法徑山老。珍重行持莫浪傳，此語分付卻甚

好。』幸得蚤遇大尊宿，使出門不走岐路，是討大便宜，餘何必再說？」
虛舟禪師語錄卷四(終)

虛舟省禪師詩集

題溪飲庵老宿詩刻

誰是西溪第一庵？泉迴面面鏡光涵。身忙誰得煙霞住？眼冷方能澗石耽。磬落清聲書未捲，缽分午食鳥來參。幾多逸興歸佳句，我欲然藜細細探。

又

水到西溪分外幽，年年清映似深秋。君能一口都吞盡，黃葉何曾一片浮？

清冷峰

如何清冷出危峰？水上山行話未空。誰是坡仙能著眼？廬山面目一般同。

竹影庵

雲中樓閣謾重重，竹影偏貪好寄蹤。既是藏身不著跡，問君何處可相逢？

送粲侯道契

杜門終日俗緣辭，品到堪傳別有思。噬臍空煩貽後悔，點頭應得悟前知。窺春芳艷終開晚，鬥雪奇葩不待遲。混沌未來參面目，無聲處處曲中詩。

重晤三宜和尚

龍門憶昔獲追隨，獅吼曾聞聲似雷。密契無煩蹤跡合，深知豈藉信音回？悲今法窟禪多亂，誰整宗綱興未頹？獨步鴛湖重話舊，來遊先喜報鳴槌。

送箬庵和尚

理安昔日憶相逢，雙徑同時茶興濃。為問鼻頭兩孔異，傍施一掌爪牙雄。即知作略端難及，迥絕諸方大不同。渴仰多年欣再會，還期啐啄鼓玄風。

題秋遊圖送玉京

境熟無佳趣，寄想山水好。況到清秋時，落霞映樹抄？徘徊入谷口，紅葉堆澗道。曳杖登其崖，雲微影渺渺。洞屋與蘿關，鑿出非人巧。坐此看奇品，壁削千尋峭。下到清溪邊，澄泓鮮可釣。沿路看遠峰，巒青翠猶繞。有鳥啼還歇，有樵歌復嘯。夾岸荻花斜，白蘋連渚草。始知綠野寬，怪煞人間小。因憶赤松遊，獨交黃石老。余亦有此志，秋深增懷抱。

送爾階道友

小搆幽居可話空，還栽秀竹間青松。繩床坐後經行看，一似襄陽無事翁。

示韓聖瑞居士

當年黃檗重心師，記得香嚴忘所知。但貴入門無別物，何妨借路寄深思？譬如葉落根還在，又似花開春不離。薦取全身明露處，達磨政是未來時。

和易修兄良知有感偈

路泣千岐嘆世人，腳跟放好即同真。得來不是艱難事，可聽鶯啼二月春。

又

太煞茫茫即俗人，青山白骨問誰真？收場看破雄心死，雪月梅花不借春。

與聞階文學

分襟曾未久，夢去又思君。筆落青湘錦，琴翻綠綺雲。壁龍晴亦點，石虎吼還聞。僻性兩能合，紅斜弄影曛。

贈嚴[車*度]轢居士

奇哉[車*度]轢翁，住家忘家計。視家等夢中，夢裏任遊戲。予來到君家，始識君大意。不必別言他，待予得野趣。問予欲尋廬，何妨我屋住？書篋任我翻，藥籠憑我取。僻性愛深禪，品過德星聚。隻眼突頂門，八面光射曙。看破碧玉階，空散天花雨。只還本色人，門栽黃檗樹。

壽益城兄

來從佛國解譚經，悟得身非此日生。花影方移棋局就，鶯聲初囀浩歌成。遊山不引盧敖杖，對月惟聽子晉笙。天愛歲星添紫氣，霞光片片映春明。

贈琴川嚴于度

因何而示疾？愛煞淨名身。息意窮三指，疏交謝四鄰。花閒容鳥度，水靜怪魚親。骨瘦千峰立，迴眸看俗人。

和髻珠嚴居士韻

行來豈僅叩名山？喜得逢君展笑顏。已信五車歸夢幻，定知一鏃破重關。蒲團宴坐休嫌寂，鐵笛橫吹儘耐頑。薦取風光憑劫外，拚身共住水雲間。

寓顧瑞屏山房

卜築愛深處，青蘿掛竹扉。苔深和石滑，花淡帶雲微。坐坐憐虛碧，行行驚落霏。真仙應不遠，更莫問漁磯。

與易修兄長句

自分劣根人，依然未大寤，被人呼腐鼠，受盡魔所挫。幸以夙緣來，得契知音晤，傾蓋締素好，知非隨緣墮。骨力似大年，丰致肖玄度，化日繼慧燈，不殊真鼻祖。濟上顯縱奪，洞下明回互，智者了影鞭，實余深欽慕。若猶說利鈍，笑倒雲門普，拈穎寫至此，惟冀當面唾。

讀靖節詩

古今詩滿帙，獨愛陶令篇。韻非風華勝，句以人品傳。大節分中事，知誰不愧天。先生清意遠，如其性本然。不計五斗米，寧論二頃田。歸來存傲骨，剝啄謝車軒。門前柳種後，逕底菊開先。寤寐羲黃想，何妨托醉眠？鳳飛曾度漢，虯隱亦沉淵。景行仰高德，竹林邁七賢。詩讀不終卷，香聞識水蓮。

送磊齋觀察

叩門多竹樹，不減翠微廬。摩詰詩分畫，右軍隸合書。相逢曾下笠，臨去欲牽裾。欲贈天邊月，幽光映碧虛。

和天童老和尚

從今一日不離山，路債風塵幾日還？汩沒醯雞憐甕底，翱翔野鶴快雲間。低垂崖竹無煩種，高掛藤花半自攀。我欲登峰誰阻得？迴身即是綠蘿關。

寄五祖千仞和尚

身世悠悠豈易知？還家三載事堪悲。謗分知己何難受？過在仁人亦所宜。別我每憐花落處，思君寧獨草芳時。越中多少佳山水，相約來遊不可遲。

迴文

清崖落葉看幽閒，獨我緣空偏愛頑。情斷終年因睡穩，興隨半老笑鬚斑。鶯遷遠樹連雲淡，鷺立長溪度渚潺。瑩玉映濤秋韻好，聲聲珮響震空山。

題雪竇老庵

開扉塔見半空迎，椽竹簷茅卜築成。石伏沙痕疑鶴影，風搖樹杪帶琴聲。蕭疏未是全身懶，恬適皆因隻影清。瑞感諸天供欲送，先教給侍倩長灰。

訪靈隱具德和尚

再來久羨仰山名，曾讀刊書吐舌驚。草插天神俱密護，錫飛龍象盡爭迎。交疏已信心能諒，情淡寧知義不輕。揮汗欣然新剎訪，還期重把白雲烹。

送澤臞兄

生平交每擇，達士願同單。道話胸襟闊，機忘眼界寬。擲開秦缶擊，懶聽雍門彈。無事看新柳，風搖不避寒。

送玉輪知藏

吼山石鑿似仙家，引動遊人問客槎。簷下不無飄錦浪，崖頭亦有倒生花。僧來歌嘯層層竹，我只題詩片片霞。別展機關超格句，莫嫌啼破幾聲鴉。

送白雨居士次韻

溪山遠隔各分天，得會西陵信夙緣。濃抹春山能動樹，淡描秋水亦生煙。元章筆絕非關巧，安道墨傳獨擅妍？與我盤桓多逸趣，不妨談笑傲神仙。

惜甲傷

或以指爪畫佛像，授記他時道成相，普賢毛髮轉法輪，況身左右手倚仗？瑞相兜羅展手綿，令人恭敬起觀瞻，應知玉筍春蔥外，身心一如是莊嚴。寶誌鷹爪在巢日，瞿曇獅子手尖出，歷劫曾修無漏因，豈是神通有別術？我見定師長指痕，幾尺身圍道法存，又見西祖三昧火，先以手爪熬面門。奇哉指上多佛事，此宗爪牙全在此，風裁婉轉善為人，銀管摻摻當臂使。當年湛老勗杲師，特令甲剪到東司，廁籌洗出苦行奇，薄福如余何惜斯？況且城東憶老母，佛身無數爪光透。予今自信乏神力，徒憐竹籜添家醜。獨思今已六旬年，難得年年手澤鮮，似蓄盍簪成雙美，俄看屈首自悵然。老叟近日倍臞瘦，敢想摩訶背揩後，忽失麻姑半寸餘，一時癢發憑誰手？還思莊生齊物論，天地一指不容分，抽腸掛枝儂家事，亦可爪塔共佛尊。萬緣自笑頗通達，愛憎得失聞雷鴨，尋得爪來仔細看，西風吹落黃金甲。

憶母誕

人世唯母子，不以恩義篤。懷思出天性，動念時相逐。予即甚不孝，寧敢忘顧復？奉侍缺平生，臨危不徒哭。純以念佛聲，令母得瞑目。葬恨無佳地，外槨猶不足。知土必侵膚，兩子愧碌碌。土埋二十年，遮蔭無一木。弟或修祀禮，我未薦菽粟。所幸出家來，夜夜勤項祝。願予若目連，母終獲梵福。今日母誕生，如親見芳淑。能仁塔光前，代母三拜肅。乞佛放慈光，甘露受恩沐。還慚無德僧，難企陳尊宿。草鞋供母時，併母先超俗。

贈郁石農居士

鏤字入石中，字以石倍美。此法刱前人，後世徒小技。若解石與字，心通會妙理。超然敦清操，與石符靜始。持刀如持筆，自然妙十指。字成吐精華，似花頓開蕊。近欲覓其人，許誰繼異士？蕙水石農公，吼山一見喜。舉石索奇鐫，鐫就曾仰止。今又湖瓢來，知我清如水。又復出慧鍔，輒揮贈芳軌。回視利交者，霄壤隔塵豕。寄語看丹青，勿認為郁子。

贈張程叔居士

君本神仙姿，繁囂能盡卻。居必對園花，坐常覽史籍。叱名戀世榮，尚澹愛閒適。不貪北海樽，也懶東山屐。風裁若散賓，瀟洒近禪客。所以與予交，多載等朝夕。契投不減蘭，交定寧輸石。華誕今偶聞，大衍半其百。蘧玉非曾知，宣尼命復識。到我湖瓢來，相對真莫逆。不挾盧敖杖，疑攜子晉舄。鼎焚惟撥香，觴弄先辭席。接僧能暢緣，談道遂塵辟。一腔已春涵，兩眸自水碧。為善非強行，學古乃天植。瑞氣看盈門，祥光來奎壁。靈椿無藉祝，鶴算應加益。願贈意外言，白捧酬黃檗。

壽聖瑞韓居士

湘湖世德振家聲，大隱年來不借名。偏羨伯休同玉潤，還矜叔度若冰清。曾參夢想漚花速，必笑塵情幻影輕。賀客如何盈室至？依然洛社重耆英。

得之何居士贈字卓雪

靈壽扶孔光，菊潭飲伯始。從來重生日，豈僅出蘇子？況公道契來，多年對蘭芷。入廛人未避，獨宿清堪喜。頻嚼菜根香，寧圖

甘與旨。撥爐讀梵書，句外解禪意。願從老衲遊，轉語如中矢。各各暗點頭，明明不露齒。曾養若地仙，花甲逢順耳。好侶快鶯鳴，德聚類鳳視。爭先歌賀章，厚誼寧能已。獨予淡交真，相期妙操履。興至只尋常，機忘空彼此。方朔桃未售，安期瓜亦止。惟將木上座，代我如意指。可以闢乾坤，可以擒虎兕。

丁啟真居士持素贈以詩

三寸短舌頭，誰能便住主？古之慎言人，三緘不輕吐。其次菜根香，仙佛厭腥腐。物命庖刃傷，我甜彼受苦。思之斷下箸，可以對慈父。殺業終無分，不但淨腸腑。草木諸氣清，如同餐霞取。日用亦資身，豈便衰鳳羽？君已成霜顏，當應飲法乳。清清香積齋，夙病自漸愈。舉頭有神人，為之增福聚。他日舌上蓮，料必非小補。

送阮旭清給諫

曩時共聽海潮音，屈指如今幾變更？即據青眸原各具，寧知霜鬢遂同侵。形骸數尺誰為我？臆想多端可是心。圓覺了然終不昧，漚花人事任浮沉。

送施易修居士

交態萬端別，心真乃可美。試看俠氣香，黃金尚羞視。唱和憶雞山，生前不變死。況予念故知，古風惟君耳。間闊已多年，問候絕信使。誰知形跡疏？神交倍可喜。或動於意中，垂諒隔山水。道阻兼老倦，奔走困道里。何似兩相忘？千里仍尺咫。且或睹夢寐，笑談未曾已。也勝對梁月，所懷惟高士。此意君亦同，不負識知己。今予又多病，杜門遠城市。相思展轉生，曳杖出門始。世禮悉蕭然，把臂忘彼此。畢竟為誰來？道著恐隔紙。

贈張仲嘉居士

西湖山色曉蒼蒼，坐對名園一草堂。百世芳聲唯德業，平生知己在文章。堅心荷道同無垢，托意尋真效子房。早晚扁舟能過我，細聽漁笛奏滄浪。

贈徐藟谷居士

品頭重道伴，予性愛真朋。問齒君方少，留心蚤辟塵。百家嫌散漫，三教選精純。穎悟由天植，芳脩自邁倫。九苞稱異鳳，五色羨祥麟。拋置文犧繡，離披破衲鶉。逃禪空異解，倣古喜居貧。放浪游仙客，蕭疏古佛民。扁舟尋世外，下榻總閒身。筆下元空墨，胸中別有春。杖藜登絕頂，曳履度江津。逸興過孫嘯，幽懷異洛吟。塵揮鋒欲爍，鏡展淨無垠。不用披花，應知謝角巾。相看空萬籟，秋月在松筠。

虛舟禪師語錄卷二

虛舟禪師詩集

遊五磊寺

五磊聞來到未曾，悠然遠訪我還能。溪長雨滑搴衣度，嶺曲雲迴曳杖登。入寺忘懷誰寓客？從禪領悟且尋僧。促歸不盡山中興，留記他時話夜燈。

雪竇觀雪送香山禪師

翠竹移來近草堂，床頭珠落濕禪裝。四山路沒人難到，萬樹寒驚鳥亦藏。影入蘆花還滯色，白分銀碗惜浮光。雪獅推倒還多事，試看香河照象王。

自寓意荅海上白華庵僧

鈍漢如何得度年？騎獅頻欲效天然。偶依鬧市誰知夢？常愛空山不借緣。詩寫淵明清寄菊，書成茂叔快分蓮。明春海上來游日，先看浮雲白似綿。

遊佛跡為觀融六愚師題

來從雪竇問名山，佛跡猶存古石間。禪屋幽閒架絕壑，雲扉竹戶鳥關關。老衲翻經數十載，法雷遠震魔驚怪。砥柱狂瀾獨有君，西歸一旦愁無賴。相思久已結遙契，欲來山翠共茆茨。無畏床醒即辭去，主人偏喜天下雨。殷勤投轄我何堪？一片松梢蕩煙縷。此外人情多涼薄，未曾舉趾先愁錯。何時把臂盟住山？佛國聲各震寥廓。

自寓

曲高自古少人知，瘦得腰身似柳枝。羞學東籬饑乞食，聊同南郭倦支頤。門無車馬詢奇字，日有鶯花索好詩。風月儘堪為伴侶，扁舟何必傍西施？

活眼泉

曹溪一滴具殺活，傳到天童驀而潑。知有鵝王能擇乳，不比狐涎成聚沫。奇哉活眼流無已，函蓋乾坤機盡括。驚珠濺玉本天然，幾回開合非縛脫。此中看破許何人？好把眉毛還自撥。

獅子柏

天童佛國無不有，有箇獅子形抖擻。不必出窟逞威容，亦未踞地如雷吼。渾身全力能破圍，卻似深藏不露帚。因記義興始植時，直至如今更不偶。教得獅兒氣吞人，自能返擲開大口。高著眼子細細看，還見庭前柏樹否？

玲瓏洞

洞中曲曲是誰成？我且閒閒恣意行。腳下行來無一物，理公何處喚惺惺？

萬松關

幾多松逕惱禪心，刺眼森森野色侵。今日有關都踏斷，迢迢古路出空林。

石龕

靈骨誰言未必真？石龕一箇現全身。分明棒喝依然在，滿面山花不是塵。

贈冰懷禪師

入山不必太求深，一錫湖邊未易尋。傍竹野池分翠色，眠雲石榻轉松陰。爭傳高衲明玄句，還許潭龍解法音。此外喝敲誰共契？

聞名久矣芥投針。

送嵩巖法侄住靈峰

憶昔有奇緣，悠然靈峰住。聞名知未薦，見面如何遇？鐵船獨我浮，略彴憑君度。庄主餐還在，龍王齋又赴。風流似古人，近世誰堪悟？把臂踏春來，幽花滿古路。

聞經偈

聖諦無分開與遮，何須借路始還家？疾入涅槃寧不說，惹人冷笑只拈花。

送空嵒禪師住大梅山

策杖尋幽數翠煙，捫蘿直上興翩翩。四山路截深辭世，一榻空懸高近天。衲破謾思新葉補，饑餘且嗽老梅鮮。琴彈別曲惟師妙，聽得聲聲滿樹巔。

詶益城兄

偶約山中訪綠蘿，長房仙去入懸壺。聲清不厭鳥啼竹，樹冷何妨雲滿廬？抱膝爭吟聯短偈，競頭共嘆役長途。松風六月誰人買？此外知音天下無。
從何得至看煙蘿？擊破人間一唾壺。峰削層層留蘚壁，雲飛片片護茆廬。趁涼欲臥貪清晝，適興思歸快暮途。信得香嵒身後主，貧錐合向罷參無。

六言示委道者

懶睹身容似玉，自憐骨瘦如柴。拂塵雖空假相，焚香且讀齋諧。

八音體

金粒盈盤較勝花，石池漾碧好漚麻。絲頭懶著身常煖，竹底閒搜興欲賒。匏落休嗟時未熟，土宜可辨日方斜。革心久矣無多慮，木榻雲眠隱士家。

送馮道濟讀書淇園

余性不好吟，似蟬依秋木。亦復不輕交，恐譏貽巢犢。雅賞獨思君，抵掌堪剖腹。憶昔仰君翁，藹然蘊佳璞。宛肖羨箕裘，芳規猶觸目。仙歸已多時，痛淚灑菽蓼。被練對玄床，披縞枕苫屋。問記窮喪誅，停歌罷擊筑。動靜追神虯，浮沉斥野鶩。援筆立為文，光芒不可撲。逸氣凌漢唐，雄心折潘陸。不料數當艱，泰運其誰復？匿采愛杜門，希光嗤推轂。曳裾想羊裘，王侯渺蒲伏。已刪仲蔚蒿，復種淵明菊。幽意在山情，日對琅玕竹。竹下讀瑤篇，清麗遊金谷。轉笑少年時，古道恒難淑。挾劍激飛虹，弄盃醉沉麴。君獨有深思，憑窗瞻淇澳。相期流水邊，共嘯商山曲。

與費廣微北山遊

獨罷離騷笑獨醒，交情合處足儀刑。殷勤謾許腸能赤，落拓偏疑眼自青。話昔何妨悲舊社？譚今豈必淚新亭？踰年不見無他約，重看秋花滿岸汀。

贈王象生居士

偶來散步訪君廛，把手相招興藹然。梵筴翻經知字古，軍持供佛喜花鮮。床聯一宿贏新悟，石合三生快舊緣。鐵帚虛空都不掃，藕絲攪斷四禪天。

遊玲瓏洞和董雨函韻

多年我未上玲瓏，特地君攜訪翠茸。藤挂洞門欄窄逕，崖懸石屋疊危峰。披雲度杖行歌劇，帶火烹茶坐飲濃。話到臨岐猶欲戀，迴看爪塔薜蘿封。
藤交仄逕喜攀躋，一線斜行鳥道奇。未到洞門先快意，得談爪塔自忘機。玲瓏日照光全放，翠靄雲翻影半虛。我亦三生緣在石，會須長挂薜蘿衣。

挽王玄麓先生

同里爭傳醇德名，鴛湖一入自蜚聲。荊山抱玉秋同潔，赤水懷珠月共清。彭澤存時生不愧，延陵去後沒還寧。魂招莫惜他鄉客，聚散人生共是萍。

寄嚴髻珠先生

不多時別又經年，感激傷懷每悵然。蹙蹙幾窮阮籍路，翩翩誰泛子猷船？獨君藏穎身先隱，媿我扶犁足未前。世態幾經霜雪後，炎涼如故深憐。

寄曾懶菴先生和前韻

彈指旋驚又隔年，此心端合自殷然。知君雅鑒懸金鏡，識我幽懷駕鐵船。得句輸情逢臘後，傾談愜意定春前。一條櫛栗千山去，莫惜風霜作客憐。

送劍眉法兄

家風不僅尚清虛，願附追隨欲拜趨。草榻閒眠幽月冷，芒鞋散步碧林疏。憶來把臂原如昨，誰肯垂肩只似初？喜得寒山風未改，願同煨芋飽殘餘。

山居

放憨恣意久逃虛，卻笑勞生苦步趨。碧水涵空光瀲灩，寒枝掛月影扶疏。家風獨出威音畔，面目何如囙地初？有問當頭酬白棒，全機喪盡更無餘。

過次牧先生園居

不多路去即山行，便聽幽林鳥對鳴。供釣觀池魚彷彿，憑欄數翠樹分明。忽從紫竹崖邊過，記得青蓮地上生。賣傲題居疑著意，農還石戶卻無名。(次牧顏其書寶曰賣傲。)

送無礙和尚

飛錫迢迢近石梁，深藏尤自仰諸方。滹沱語在應垂後，石屋詩聯亦異常。曾愧曹山疏問候，期留湖岸且徜徉。多年難得故人見，試數知心幾雁行。

送山夫法兄和尚

翩翩飛錫耀湖樓，喜得窗開共看鷗。此日弟兄多別典，當年寒拾憶同流。龍池欲去方留榻，乳竇旋歸遽駕舟。慚愧禮疏真抱歉，幾時風便再重遊。

冬至夢騎鶴

一陽初復誰玄籥？高臥不知息六鑿。心識曾期作好僧，夢魂何故忽騎鶴？空中落落似歡顏，地上行行亦綽約。怪殺令威全似我，醒來還覺身非昨。

贈勝力

憶昔相會時，留我對花木。索句題詩憚，欣欣誇醒目。從此解佩衣，親之若骨目。甘居忝座下，師表待以肅。奈予今老殘，風塵謝匍匐。雷峰作大關，頗亦享清福。予意追高峰，那伽常坐獨。君可將家緣，不妨看轉軸。至於起念時，是誰為境逐？外無六塵影，此裏本深穆。猶如太虛空，微塵難停蓄。智者明本心，雜念不相續。似鏡已垢空，光射美郁郁。者是無價珍，此來傾心腹。莫以文字觀，等作閒語讀。

敬可居士

五載住西湖，淡泊亦甘守。每想鳥窠禪，一樹空宇宙。況得數椽居，儘堪供邂逅？情性素倦遊，病容兼老瘦。西湖為予師，清意宜深究。靜坐恬冰水，庶幾少馳驟。此回歸去也，杜門修無漏。相知莫過君，應來恒聚首。操履雖難精，終寧遜德懋。他若寒溫語，未甘當話舊。

約翁居士

居士相知起，道交不以面。今作雲水僧，那能長相見？況年又老衰，兼病苦瞑眩。茲因乘便來，幸得睹奇彥。人事只如此，光陰惜閃電。共期策礪心，樂善真無倦。心明先覺同，痴緣誰復戀？身世撇空華，賢聖作法眷。去來與合離，究竟成一片。予言亦是否？請政通一線。

為岸生陶居士紀遊

先生五柳垂墻東，鐵骨稜稜誰得同？曾揖箕山友許子，楚猿秦鹿如飄風。情性生來最懶事，欲游寧可步蕭寺？所以冷寂西湖瓢，驀地珊珊光玉趾。相見深欣出世朋，機投舌外似南能。留床睡起團頭食，無物相將煮卯菱。君言野味饒奇趣，食罷出門看好樹。樵斧聲聲隔水聞，流雲片片移山去。爭解人生不著忙？得山放嘯豈真狂？盤桓向夕忘歸路，為愛遐心天一方。

鵲護子

梧桐多年鵲，愛之如家畜，常以缽中飯，分施不厭瀆。今年春暮時，新雛下庭竹，學飛羽未豐，拍拍墮籬曲。沙彌年十五，頑耍中所欲，狡計為驅烏，躡尾遽搏捉。母子天性親，何曾問羽族？急難忘其軀，盤旋互相逐。翩然集人頭，奮啄相啐啄，不忍雛命傷，冒險來抵觸。予心憫其然，乍見輒蒿目，厲呵此沙彌，汝罪合笞扑。梵行護微生，誰令恣殘酷？趣縱此鵲雛，高置簷牙角。人而不如鳥，古道寧能復？

敬可居士

君昔喜相逢，緣奇愛薄劣，甘心法屬親，無所不力竭。惹予頻憶衷，不以對面熱，料知愈曠疏，此心未間絕。來去原假形，寒溫亦空說，不如道合時，所重在明哲。近世法混濫，瓜印紛紛揭，實為明眼羞，弄巧反成拙。還記我迦文，衣傳非輕設，臨濟有瞎驢，正法眼藏滅。興化遇大覺，痛打言下徹，原來非其人，如何稱法傑？今來拈此意，亦予墮曲折，料君必點首，不妨將屈雪。

寄悅文禪師

予住西湖四面水，往來隔斷難飛趾。數莖白髮有時侵，萬斛紅塵終不累。世界清涼何處尋？門前逝者真堪視。炎天六月荷花開，香氣橫飄滿屋是。

蘿薜關歌贈施天石居士

憶昔孫登崖石邊，尋來阮藉嘯方喧。又記伯牙妙韻絃，子期去後絕聲傳。人物原分等幅員，鳳凰自愛丹山妍。謾舉琪花閬苑仙，故將弱水隔人船。亦勿重提桃葉鮮，武陵再覓艸徒芊。高士君公慕昔賢，東墻深隱品非偏。世行世法任周旋，吾愛吾鼎無變遷。

梅花三百種清椽，城市一生步不前。西湖今近予師焉，不意今來亦復然。君昔聰明看木鳶，鑿開混沌泣先天。癡憨寧效知章顛？從來不受英雄憐。酣夢世人白日牽，黃金誰棄唾壺涎？奔走風塵車馬軿，分明膏火自交煎。君渡胥濤遂興翩，故鄉遠隔赤堇泉。座客偏多幾滿筵，下筆霞披刻石鐫。縱談瓶瀉傾珠圓，游戲南屏善用權。霽月襟中骨力堅，非真酷嗜戀殘編。磨礪豈憑鐵硯穿？我識先生天目禪。香風拂盡白華蓮，蘿薜關存意自綿。關中不止白雲眠，芥子須彌玄復玄。

與雪定侍者

伴我多年湖上居，意深自是興偏舒。養成雲外九苞鳳，騎出人前三腳驢。衣缽帶行雖鄭重，申瓶隨侍恐嗟歔。黃花別去謾言送，好信催歸不待書。

寄陳粲侯

無端咒持來，想子蓮花上。如我禮空王，發願大而廣。彩色頓增萱，斑衣舞勝曩。功業了世緣，取之如反掌。自笑還成夢，六尺歸土壤。何須槐國醒，方知金印謊？君夙多慧根，自幼嫌勞攘。讀書見性靈，玄珠獲象罔。如余學修行，舉止怕鹵莽。一事不思維，後悔空悒快。念子意殷勤，寫此表遐想。君是知音者，琴外堪擊賞。

贈友山字

山有山兮乃可友，金蘭時對堪長久。五百羅漢遊山來，趙州識得即攜手。

又

山有鳥兮乃可友，能行鳥道成無漏。來去綿衣雲影輕，笑倒鶻衫穿前後。

次誌公十二時歌

夜半子，更籌不記三更始。床邊側枕忽惺惺，明暗雙空何所視？鴉鳴丑，神通自在真無漏。好女不著嫁時裳，蚩蚩笑殺拖屍走。平旦寅，信手衣穿貼體親。洗面臨盆鼻摸著，分明用得不粘塵。日出卯，紅日一輪喜杲杲。不是其人莫與談，談來依舊難尋討。

食時辰。茫茫底事為何因？鐵鏃加尖非過巧，缽盂添柄卻傷神。
禺中巳，世味從來只如此。有為法歸夢幻空，何必強分朱與紫？
日南午，家風一餐思存古。殘餘也欲待寒山，伸筋寧能莫莽鹵。
日昳未，钁頭鋤地未曾費。不做不食先輩風，相較多慚難自慰。
晡時申，西湖菴住豈成真？閒挂紙衣修竹下，不妨古鏡著空塵。
日入酉，雷峰夕照那能久？忽教露柱現全身，騎出雲中獅子吼。
黃昏戌，應緣喜得都休歇。夜靜無人獨自行，金沙舟步成兜率。

筏喻初學

參學弟子徐善編

今時禪者好說過頭話，譬如築室，基阯未曾立，棟梁椽桷亦安所附麗乎？西陵諸居士謬從予問道，予為述三皈、五戒、四弘誓願，真實露布，不假文飾，名曰筏喻初學。漢文帝有言：「卑之母甚為高論，令今可施行耳。」老僧亦云：
「最初必重皈依三寶。　皈依佛，兩足尊；皈依法，離欲尊；皈依僧，眾中尊。皈依佛，不墮地獄；皈依法，不墮餓鬼；皈依僧，不墮旁生。皈依佛竟，皈依法竟，皈依僧竟。夫此三寶者，我佛西來，以心地法門開示此方眾生，使破迷歸悟，出離夢場，返本還初也。由性出相、借相明性，因立性相二諦，即性即相、即相即性，所謂舉一心為宗，照萬法如鏡也。由相言之，玉毫金相之謂佛、禪部律藏之謂法、清淨具德之謂僧。至於地獄、餓鬼、旁生，是背三寶之人，而墮入三惡道者也。若能皈依，改惡行善，便可以破凡成聖也。由性言之，自性了悟之謂佛、依悟空情之謂法、依法行持之謂僧。總在一念中，明白了當，無不具足，一體備三寶矣。此際如香熱栴檀，自然無有惡息，那得夾帶惡念而有地獄、隱藏慳念而有餓鬼、縱恣痴念而有旁生也？蓋此三惡道，不待死後受而方知。以天眼觀之，險藏凶惡，人面獸心，即識果不離因，現在已明彰較著矣。試看現身病苦，而復遇王難凌夷，火燒窮厄、而更復眷屬流離、種種坎軻相為侵逼，便是地獄之化報也。乃人不信者，以自糞不覺臭故也。即自己曉得妄念不是，又仍知法犯法，此為何故？以無量劫來業緣深重，自然習氣濃厚，不能一時輕撇，所以必藉功夫淘汰，又賴師友提攜，方能覷破。增得一分智慧，即破得一分塵勞。欲出塵勞，必須努力精進。如儒家喜怒哀樂如何中節，必戒慎恐懼，在慎獨處做入手功夫，始能應用不錯，大本立而達道行也。禪門亦復如此，打頭就說皈依佛，且道：佛是何人？原來方寸內這一點藏處大與人不同，罪滅而見其福足、痴斷而見其慧足，此人不

被三界因果管束，出入自在，非世間人所識，稱作十號中佛，無不可也。何謂皈依？不但渴慕思惟，似見堯於羹墻，亦不但禮拜恭敬，以身為床座，必也不違其教訓，倣其清範，將我之見聞覺知與佛之見聞覺知相合，使了了分明，不為舊時妄想所賺，能如是行到、見到，即與佛不相乖戾，名之曰皈依。似人歸家，無不依家為生活；似水歸海，無不依海為流動也。皈依曰竟者，此外無別事，不以外道再為師也。如此皈依，六道三塗永無分矣。今舉一該萬法，俱應作如是觀。且如皈依法稱為離欲尊而不墜餓鬼者，以其皈依法非止見佛所說妙談，似窮子得領父貲，一時富貴，所謂無價寶也，遂歡喜讀誦，終身不輟。亦不止依文解義，講說洞徹，以為皈依也，究竟要從自心偷習俱盡，妄想不續，自己得一分般若之智，即得一分般若之法也。由是惑盡智圓，法法證三昧，與法不相隔礙，是謂皈依。可見法非外來，亦非強贅。如自性無暗昧，即般若法；自性無繫戀，即布施法；自性無搖惑，即禪定法；自性無嫉害，即慈悲法；自性無愛染，即持戒法；自性無懈惰，即精進法。即此推開，萬行俱全，不同欲溺下沉，一似登巔獨據，名為離欲尊。調御風高，人天尊仰，焉得復墮餓鬼哉？然論世人餓鬼之報，亦不易免者，以不解智食，而惟依識為食，貪於口腹，即此思食一念，便墮在餓鬼。所以佛制過午不食，即食必作五觀，防饑瘡妄思之受墮也。凡人臨命將終，不能如洞山高衲去後能來游戲愚痴之齋，由是刀風解體，思食不能食，又一餓鬼出現也。及業識去後，不能轉識成智，變為中陰身，望食救焦渴之苦，又一餓鬼出現也。必須生前作主，直下跳出黑山鬼窟，將熟路引起，現在百千幻想俱付紅爐烈焰，不容星草留礙。既不起塵，不名依塵出沒；不起情見，不名依情顛倒，謂之皈依法。如法脩行，上超天人，終離鬼趣，亦只從最初『皈依法』三個字了悟，自然頭頭合式也。何謂皈依僧，眾中尊？以頭髮一削，義取諸塵俱斷，髮削而頭換，則色色俱換，看的不是色換眼、聽的不是聲換耳，六根門下換其舊習，將齷齪凡夫換做清淨菩薩，所以稱解脫人，不受世縛，但根器不同，品類遂別。吾寧舉措取法上流，流俗阿師固所不齒，即講僧律。僧雖所難得，而心所尊服，尤重了悟大僧。以此僧為眾中尊，不特人間崇重，論其德化，冥間天上，到處景仰，從此有昇無墮，有樂無苦，何旁生之有？古德云：『心迷生死始，心悟輪迴息。』心迷，佛是眾生；心悟，眾生是佛。故不可將高僧推在別人分上做也。莫待身間事完，始可習靜，應須即今撐開冷眼，看業識茫茫，幹得甚事？秦鹿漢馬，尚屬漚影，區區蝸角之爭、蟻戰之忙，將何所用也？急急自消塵業，冰清操履，縱然未離家眷，或隋貌劣、或羈女

質，而但中有過人處，《法華》所謂『猶如淨琉璃，內現真金像』，豈不是與從上賢聖同遵芳範，不負皈依僧之義也？」

「予如是註三皈者，從六祖大師令人皈依三寶，即從自性發動念處，便為指示見佛，不從外求。若外求有相，佛與汝不相似，似數別人錢，自家無分，惟法法消歸自己，纔見自己家寶，儘堪受用。故初祖未來此土，此土只高僧禪定、經咒、儀度等，法人依此脩習，祖來直指見性，不落階級次第，所謂頓教也。頓則真痛快直捷，不異千年暗室一點照破也。若依漸教分別，則有最初三寶，佛初成道，即稱如來名佛、四諦法輪名法、五阿羅漢名僧。謂初因二賈客、及女人須闍陀、併五人陳如等，皆授二皈，以未有僧寶也。佛後於鹿苑度五俱鄰，人間已有六羅漢，因為耶舍父母最初三皈。有小乘三寶，佛現丈六金身，說四諦十二因緣法，成四果位僧；有大乘三寶，三身十身名號，二空理等名法，三賢十聖名僧。三賢者，十住、十行、十向、十聖、十地也。有住持三寶，刻像圖形名佛、貝多梵書名法、削髮染衣名僧。有別相三寶，法報應化名佛、教理智斷名法、三乘階次名僧。有一體三寶，真如覺了名佛、全體軌持名法、理事和合名僧。予之所宗，本於一體三寶，亦由師師相承，從正法眼藏認取自家面目，見得自家靈山上原有一尊活佛，有時唱演無量妙法，句句截斷貪痴；有時動遵無垢大僧，處處為人尊仰。將上住持別相，大小無不完攝，未嘗不圓融、未嘗不差別，似鳥飛空中，不雜空色而亦不礙空色，殆不可思議也。奈何背覺合塵，而錯認幻身幻心以為活計。一迷為身，將肉袋危脆不久者認為奇貨可居，殊不知九孔垢流，萬虫攢集，寒暑失調，病苦交至，著眼思之，有何可愛？何不返取光明變化之身，水火可入也？一迷為心，將不正之心感為傍生、將沉溺之業陷為地獄、慳吝我執墮為餓鬼，此時受報，悔之無益噬臍，何不迴光返照？如以能見之眼自見其心、能聞之耳返聞其聞，使破幻歸真，雲去月現，一靈先覺併他心俱通之為妙也。可見凡聖分於迷悟，則最初入門可不以三皈為鄭重乎？然即欲回首而無好僧點破，便是不遇作家，到老翻成骨董。每見根器甚佳而誤入傍蹊，最可痛惜。惟有向上全提，如僧問馬祖：『如何是西來意？』祖答云：『汝即今是甚麼意？』又如慧可大師問初祖：『弟子心未安，乞師安心。』祖云：『將心來，與汝安。』凡此開示，人能參究，必定靈山一會儼然未散也。」

「三皈後，即授五戒。戒法：一不殺生、二不偷盜、三不邪淫、四不妄語、五不飲酒食肉。　此五戒者，將現身易犯之過一一改除，以植善根。似造屋者，先從柱棟磐石發軔也。不殺，則仁併虫蟻，不得故傷；不偷，則義併芥草，毋得苟取；不邪婬，則存禮併屋漏，毋得抱愧；不妄語，則存信併口過，毋得侵累；不飲酒食肉，

則存智併諸味，無得貪著。肉物從殺命中來，經云：『食肉者，無慈悲心，命終必墮羅剎。』豈可食乎？殺盜婬妄，輪王所制，酒乃佛所制也。《智論》明飲酒十過：一顏色惡、二下劣、三目視不明、四現嗔恚相、五壞資生業、六致疾病、七益鬥訟、八惡名流布、九智慧減少、十死墮惡道。故應防狂藥，以表淡薄明志。佛以五者為戒，戒則名尸羅，可以解脫生死，故義在禁除，凜然嚴飭，斷不可犯。」「問云：『能持否？』非一一強勉也，以人性本善，乃性之德也。人若能明其自性，則不戒而戒似明鏡，動止合儀，而其人如玉，豈不為皈依法者第一義諦？如忽五戒，則仍墮三惡道矣。予見有頗信法門，只是不能奉素，是明犯食肉、殺生二戒矣。況因而苟且，無所不至，所以必須力量把定，方能車破而可脩、絃壞而可補也。又見五戒已信，從而撿閱行實，有一二未能持者，然美玉不容片瑕，星火亦足焚棟，既有戒受，寧以戒護身，不可以無戒而負悔也。」

「五戒後，即授四弘願。願云：『無邊眾生誓願度，無量煩惱誓願斷，無盡法門誓願學，無上佛道誓願成。』　三皈五戒，入道之本已立矣。然菩薩在自利、利他，不可僅如羊、鹿等機，作自了漢也。永明云：『境無自性而他成自，心無自性而自成他。』所以融通事理，交參賓主，直至無我、無人，始見一體同觀。煩惱起于無明，無明破則煩惱除，故心動雜想即不自在。能看破雜想起處，有漏結習自然消釋。何謂無量法門誓願學？以佛將心地法門開示於人，名之謂經。依開示履踐，使身無差謬，名之謂律。諸菩薩將佛不盡深義，問難辨明，名之謂論。是為經藏、律藏、論藏，即收盡佛五時十二部經之大意也。初時喻乳，二時酪，三時生酥，四時熟酥，五時醍醐。十二部，法本、重頌、授記、孤起、無問自說、因緣、譬喻、本事、本生、方廣、未曾有、論議。偈曰：『阿含十二方等八，二十二年般若談，華嚴最初三七日，法華涅槃共八年。』是佛四十九年所說也。以佛本意即欲人見自性，故出母胎即指天指地，以露宗門消息。然雖露消息，而錯過者多，未免有悟即有迷、有正則有邪。傍門偏惑，自古有之。佛既出世，當以佛語為人天眼目，作萬世依憑。落之於語，名謂教，即有頓、漸差別。究竟以正法眼藏及衣缽，傳之大迦葉，其所重可知矣。故始成正覺，即現千丈金身，說《華嚴》頓教。奈人不會，復現丈六身，說四諦、十二因緣，如《阿含》諸律部，度憍陳如等五人作羅漢，以破結習，名小教，佛、法、僧自此始也。後見機緣漸熟，即說《楞嚴》、《金光明》、《維摩》、《勝鬘》等經，斥小彈偏，方與般若談空有契，名大教，佛、法、僧自此盛也。以後四十年來，漸見身子、空生等俱能會權作實，故與法華會上授記作佛，即於一日一夜盡說涅

槃。此八年中，已稱說法本懷，遂示涅槃，所謂法門無量誓願學者，此也。自後諸師建立門庭，各師其師，一一不同，而於佛敕總不違也。或立為法相宗，起於彌勒慈氏，因無著與天親菩薩咨參慈氏惟識，相與立論，後傳與天竺戒賢法師，師授唐之玄奘，奘東歸授窺基，基乃網羅製疏，學者宗之，名為慈恩法相教。或立為法性宗，起於文殊大士，現為燉煌杜順師，師傳智儼，儼傳康居國法藏大師，後入中國，為隋文帝所敬，開演新譯華嚴宗旨，光從口出，藏傳清涼觀，觀傳圭峰密，學者宗之，名為賢首教。或立為天台講主，起自龍樹大師，師傳北齊慧聞大師，師傳南嶽思大禪師，師傳智者大師，遂將佛三觀空假中圓為第一義諦，學者宗之，名天台教。或立為南山律宗，起自優波離尊者，集四眾結集毗尼，沙彌十戒、比丘二百五十戒、比丘尼三百四十八戒、菩薩戒十重四十八輕，使攝心不動，自合儀則，總令人從戒歸覺也。三國時，西竺曇柯羅師至洛陽，出《僧祇》戒本。至晉安帝佛馱耶舍尊者，又以《十誦律》來，律儀始備。唐宣律師持守尤謹，學者宗之，名為南山律教。或立為瑜珈顯密教，始自金剛薩埵，西域人也，通經律藏，忽感毘盧遮那佛親授瑜珈五部，以手作印、心作觀，口誦真言，大約悲願為體，拔苦為用，傳之南印土金剛智，智於唐開元慈恩寺建立曼荼羅壇，法儀制時，不空三藏及一行俱師事之。不空諡灌頂國師，學者宗之，名燄口瑜珈教。梁朝誌公大師出冰陸儀文，亦同此也。或立為蓮社一宗，東晉時，遠公大師統會東林十八人，結蓮花漏，耑心念佛，求生淨土，本於大勢至菩薩以念佛法離顛倒想，遂至永明禪師、明蓮池大師耑念盛行，學者宗之，名為淨土宗。以上即儀範之不同，而總成出塵之行，以遊戲華藏之門。無量法門誓願學者，此也。法門得學，佛道自成，願者甘心，誓者不退，以喜效為精勤，則度得自己便度得眾生，從來身教足以感化也。　三皈、五戒、四願，復說懺悔法以成迴向：『往昔所造諸惡業，皆由無始貪嗔痴，從身語意之所生，一切我今皆懺悔。』」「人誰無過？所貴真實懺悔。不懺悔，則罪積未消滅，定業難逃也。智者而忍令我身福輕如羽，業重如山乎？況我自性中，有佛可做、有法可樂、有僧可依，此莫大無價之寶也。譬如貧女人，色貌甚醜陋，而懷貴子相，當為轉輪王。譬如大冶鑄，無量真金像，愚者自外觀，但見焦黑土。迷三寶而不肯皈依，因不得預戒發願，登歡喜地，良可悲也。今能知生死蜉蝣，不保朝暮，痛心改過，加意策勵，將往昔貪嗔痴從身語意所生者，直從生起處，似草除根，則意不涉妄想，便明圓覺，所以名之謂懺悔。以後過不復續，方見前非，果能懺也。遇順境則生愛，愛則成貪；遇逆境則生憎，憎則生嗔。殊不知境緣歸幻影子，而反被影子所惑，真痴之甚也。以志誠

信心，出世法皆懺悔三字。如智玄惡瘡，瘡得清涼洗滌，則相續痴惑自然永破。可謂皈依佛竟、皈依法竟、皈依僧竟也。」(終)

西湖虛舟省和尚塔銘

嘗聞釋氏有一花五葉，燈燈相續之說，儒者初未之信，亦未之見也。崇禎辛未，寧司李黃公端伯偕通郡諸當事請金栗密老人住天童，一時薄海內外四眾人等皈依殆盡，儒者亦仰其宗風。時余年甫十齡，便知鹽官有蔡子穀、四明有姚質之兩居士，皆儒者宗匠，釋氏之一葉一燈也。逾二十有四年，而師踞越之吼山獅窟矣。又十五年，為康熙戊申五月六日之未時，師辭眾書偈，奄然歸寂，諸方不無泰山梁木其頹其壞之悲。後人營葬事，弟子超直輩具行狀為師乞銘於余，以余家近天童，師參金栗，見之真、信之確也。師諱行省，字虛舟，四明慈水姚氏子。姚為望族，質之其在俗，字虛舟則破山和尚契機而贈之者，生於萬曆己亥臘月廿二之亥時。九歲工儒業，十三輒善屬文，雞壇之名由是而起。性復謹厚，故通國皆以孝友稱。十八以病，知身為桎梏，頓起世出世間之想，因日取大慧語錄先自勘驗，從須彌山一句子遽有所得，於是走雲門、過真寂、訪龍門、遊理安、對語風，所至俱投針芥，獨參金栗得領痛棒，遂命名曰省，故至今以省名。甲申，世事滄桑，慈幃不祿，益堅世出世間之想，遂毅然脫白於乳峰之前，爰頂一笠，再登雙徑，電掣星馳，箭鋒相拄，而徑山直解髻珠與之矣。甫印心，而陸公鳴時請師闡宗剡曲，陶公履卓請師開法吼山，兩公三教，東南柱石，師亦無忝臨濟兒孫，此甲午以後事。戊戌春杪，復渡錢塘，將有覲師福嚴之役，西泠諸君子望道若渴，留住西湖，南屏居其南，鷲嶺居其北，而師獨悠游自在于其間者，大半為道風日替，宗風浸衰，露爪伸牙，不如藏鋒斂鍔，庶幾足以砥柱中流，師殆龍山、大梅之流亞歟！嗣法四人：梅菴諸、問石直、珂雪璨、雪定潛。尼一人：密啟。初世壽七十，僧臘二十有四，弟子建塔於雷峰之陰。本年十一月廿五日，迎真人藏。嗚呼！師之生也，徑山、雪竇為之父；師之終也，鳥窠、永明為之鄰。得非乘願再來，而示末法之光明幢也哉？敬為之銘曰：

古佛傳燈，　不可思議。　今人傳法，　語言文字。
匝地普天，　無別無二。　唯師半生，　行腳居士。
劍挂眉間，　鳥王金翅。　醫活死貓，　腳跟點地。
雪竇鏟草，　破山與字。　徑山一枝，　天童斷臂。
縮爪藏牙，　顧惜祖意。

賜進士及第中大夫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經筵講官同里法弟史大成拜譔

虛舟和尚行狀

康熙戊申夏五月，傳臨濟正宗三十二世虛舟省禪師示寂於杭之留錫院。先是丁未之冬，師扁舟過予信宿，且語予曰：「術者推貧道數止來歲，居士念夙昔道契，必以春月走送我，遲即不及矣。貧道且以法門事相累。」予謝不敏，請為師結集語錄，師許之。是年冬，師果示疾，入春增劇，復馳書申前囑，方促裝而訃至矣。異哉！師蓋預知時至，托言術者。去來自在，雖前哲奚以加此？已而師之大弟子問石直公，承師末命，以撰次遺行見委，予奚敢辭？按師諱通省，以嗣法福嚴費老人改行省。慈谿人也，俗姓姚氏，為明州甲族，纓冕相望，若中丞公宗文、大參公應翀皆其近屬。師幼攻儒業，父慶山公特奇愛之，命名宗俊，字曰質之。十八病痔，即作身為疣贅，宜疾遠離想。嘗泛海至補陀山禮大士，見岙下有僧血書《華嚴》，輒發願他日必效之。歸求旁行四句之書，得《圓覺經》，一覽如夙習。又讀《大慧錄》，得古人用力進修之方，遂立志參禪。潔掃一室，日坐臥其中，單提一句須彌山話，密切挨拶，纔上蒲團，輒飄飄如騰空，心亦不怖。一日睡去，夢見此心化為一道寒光，了無身相及衾幃房舍之跡，遂有省，信口成偈曰：「一華五葉，平地風雷。陳倉暗度，虛空粉碎。敲碎髑髏我是誰？不須更覓西來意。」自此頓覺胸襟灑落，異於恆時，獨欠明眼印證，遂以居士服遍參尊宿。若雲門餅匋語風、龍門理安諸大老，皆有機緣問答，當場敲磕，具載語錄中。最後至金粟參密翁老和尚，一見即機契，溫言留住，命名通省。一日語師云：「你到這裡該與三十棒，不到這裡也該與三十棒。」師答云：「恁麼卻似狂鹿中箭了也。」翁便打，師便喝。翁將師一推云：「你若無心我便休。」自是益器重師，師亦儼然以法自任。丁卯，師年二十八，客嘉興，患病幾不起，微細檢點，殊不得力。偶拈南泉斬貓公案，猶覺未能透過，乃復痛悔差別未盡，安得遽為究竟？即於病中反覆推勘，了無入處。一日病少間，強起盥櫛，顧童子：「將取木梳來。」童度梳子，師引手接之，忽然薦得南泉意旨，當下疑團冰釋，始知古人作用各有規格，不可杜撰，口占一頌曰：「南山雲，北山雨，滴滴分明獅子乳，果是鵝王親揀著，不妨播弄閒家具。」師於金粟諸大弟子中尤重破山，師嘗訪之金鼓洞，山問師：「何處來？」師豎一指，山拈石便打。師以其饒有辣手，益心儀之。至是山已嗣法，開堂於禾之東塔寺，師方有新證，急求印可，遂往問曰：「眼中出火時如

何？」山便打，師便喝，山又打，師又喝。山復連棒打趁，直至三門外，鮮血迸濺，布袍朱殷，師大笑歸寓。次日募齋，請山上堂，纔入門，山即迎罵曰：「風顛漢又恁麼來也。」師云：「只為婆心太切。」山作招手勢，師倒退一步，山便喝，師乃禮拜，自是身心豁然，無復疑滯。是年冬，密翁自金粟遷天童，師往見曰：「昔蒙和尚賜棒，今已知痛養了也。」翁云：「作麼生知？」進云：「適被路上梅花刺破眼睛。」翁指繩床云：「且坐。」師便喝，翁云：「喝作麼？」進云：「缽盂峰頂掛寒冰。」翁頷之。時三峰漢和尚開堂淨慈，專提玄要，師特往問濟下宗旨，峰拈為山樹倒藤枯公案，連發十餘難，師宛轉作答，應機無滯，峰為下座。緇白聚觀者數千人，見師以一白衣排突法筵，機辨蜂湧，咸為齧指吐舌，其機語詳具錄中。明日，峰復邀師入丈室，示以夾山船子因緣，從容縷解大法、小法之分，師雅不謂然，即夕俶裝歸天童，錄問答語呈似，翁閱竟，則抵之於地，譙讓殊苦，師乃益喜自負。尋受翁命，輯天童寺誌，受居士五戒，首尾十年，密室參叩，不一而足。迨翁辭眾退院，卜築通玄峰頂，師以抱病，不獲遠隨杖履，始謝去。臨行問翁：「諸大弟子誰可為依歸者？」翁曰：「金粟可。」蓋是時費隱老人已主金粟矣。師受教，謹志不忘，居亡何翁竟順世。甲申，師年四十有六，遇世難破家，又喪母，乃一意離俗，竟詣雪竇，脫白芟染，且受具戒為大僧。會天童虛席，師率眾馳書金粟，敦請繼席，日夕參承座下。嗣後每主大剎，師必追隨。癸巳，費老人住徑山，師省覲次，老人遽問：「如何是本分事？」師禮拜，老人云：「不問汝禮拜。」曰：「四稜不蹋地。」老人云：「作麼拜？」曰：「一任明鑒。」次日，又問：「如何是本分事？」曰：「殺人放火。」老人云：「恁麼也明本分事那？」曰：「某甲卻是從實供招。」老人云：「儱侗再道。」師拂袖出。次年甲午，從老人寓雲間之超果，遂受記莂。又明年乙未，明州四眾請師出世，住嵊縣顯淨，尋移山陰吼山。江東倡學之區，一時耆德若予安王公亹、岸生陶公履卓，咸與師朝夕扣擊，結支許之契已，又受古虞長慶之請。師以衰年多病，思得一茆自適，會武林善士張、韓諸子為師買山於雷峰之麓，得虞德園先生讀書故址。師登樓一望，千頃澄碧，繞以連峰，脩梧密竹，蔭翳左右，心殊樂之，顧弟子曰：「此可以留吾錫矣。」因命名留錫庵。攜一木榻，宴坐其中，盡掃法社畦逕，學徒數輩，鷗止籜集，惟以本分草料日相敲磕，不煩繩切而自然嚴飭。四方問道者，軒車簦笠，旁午枳落間，師以一味率真，平等相接，藜羹蔬食，驩然移晷，未嘗稍以菀枯為軒輊也。而聲前句下，霑濡法味者，蓋有不可思議之利益云。自戊戌迄丁未，師居湖上已十年，乃忽萌厭世之想，詣禾別予及嚴[車*度]轢、施約庵

兩居士，歸即治梵龕以待時至。居有頃，果感鬲疾，日進一搤米。戊申四月，疾增劇，師少有密行，瞬存息養，無頃刻間嘗持大悲陀羅尼，晝夜有程，超果受囑。後忽憶海上之願，絕鹹味者三年，刺舌血書《華嚴》〈行願品〉一卷，自課益密，二時禮佛各數百拜，十年如一日也。既病甚，羸形柴立，喘息支綴，作詩寄友，有「煉得身形同槁木，床頭野鳥亦來栖」之句。然策勵彌篤，謂學者曰：「行矣！勉之！我疲頓至此，猶不敢自暇逸，宜善體此意。」五月五日，搭衣禮佛如常時。次日質明，起坐維摩榻，召諸弟子處分常住事訖，瞑目不語。初有何居士詢師行期，曰：「在初六日。」於是轉相告語，緇素舊識闐擁榻前，或進紙乞師留偈，師援筆疾書曰：「百骸終潰散，覺性只如昨。我從無量劫，弄影深知錯。今朝撒手行，也不問極樂。炎炎五月天，冰凍堆丘壑。一陣西風來，吹落黃金索。」書竟擲筆，眾圍守至日下舂，咸見師雪顱毵毵然，有氣上出如雲，良久奄然而逝。弟子如遺命藏蛻瓷龕中，膚肉融軟如生。師天姿溫粹，不染世械。晚年體道益密，純以天用與人處，婆婆和和，諈諉諄復，終日相對，機智泯絕。始所語者，旋忽亡之，以故人多樂親師，一以為嬰兒、一以為慈母。然每至忠孝大義，往往齦齶相拄，面赧髮立，儼然肝膽烈士。至於法門統系，綱宗軌則，尤不肯絲髮假借，彈訛斥謬，精色迸射，豪鷹鷙隼，未嘗不為辟易也。事父母至孝，居喪盡禮，敦重友誼，始終不渝。承事十方知識，捐麋頂踵，不生厭怠。已佩法印，而下學工夫終不放手。或疑為絡索，師聞必呵斥之。師法語有云：「我此拄杖子，有時全放下是提起，未入三門，與汝一頓了也；有時全提起是放下，打教血滴滴地，何曾動手？」蓋此數語，是師通身受用處，故雖已絕跡無為，而不妨示有脩習。脩己如是，治人亦如是。彼以輕狂虛見妄測至人者，正所謂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而已。師生於萬曆己亥十二月二十二日，距遷化之歲，世壽七十，僧臘二十有四。有語錄、文集若干卷。嗣法弟子四人：曰梅庵超諸、曰問石超直、曰珂雪超璨、曰雪定超潛。印證尼一人：曰密啟超初。居士二人：曰何卓雪超信、曰沈尚先超尚。是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群弟子將奉師全身塔於庵南，介予為狀，以乞銘於賢士大夫。予辱師知垂二十年，每過湖上，必為浹旬匝月之淹，落草盤桓，昕昔靡間，顧闇劣不足副師之望，今茲執筆以論次師之行事，能不為之欷歔涕零也耶？謹狀。康熙甲戌長至前十日，參學弟子檇李徐善槃談撰。

留錫和尚語錄跋

留錫和尚示寂于康熙戊申，越六年而始克梓其語錄。予讀之終篇，見其一字一句都從胸襟流露，不假藻繢，專用本色提持，沖和純粹，無慚絕峭厲之色，後世展誦者當想見其為人也。凡為法語、偈頌、詩及雜文共若干卷，內《八識規矩頌註》一卷，嘉禾施、王兩先生見而嘆慕，送楞嚴經坊，以餘貲刻之，約費四金有奇。其餘諸卷，則皆大弟子問公募刻也。先是壬子之冬已成大半，有頌古數首，乃近時尊宿所作，因雜稿為侍師所錄，未免帝虎之訛。後問公從敝楮中得師親筆，題署了然，始悟前刊之失，急為鐫去，訂正重刊，遂與原本小異。恐覽者訝其參錯，特為拈出，不嫌為編摹者志過云。

癸丑長至前五日，檇李參學弟子徐善記。

聯絡我們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CBETA 基金會）
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

service@cbeta.org
(02)2383-2182 轉分機 12
官網 https://cbeta.org/
CBETA Online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
立即贊助 https://cbeta.org/quick-donate/

贊助資訊

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CBETA 電子佛典集成」，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CBETA 電子佛典集成」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

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能夠長期埋首理想、踏實耕耘，實屬不易。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擴大組織規模，懇請大家慷慨解囊、熱情贊助，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

贊助捐款

「水滴雖微，漸盈大器，凡福充滿，從纖纖積。」
—— CBETA 2024.R2, T04, no. 210, p. 565a5-6